

立法會

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

第四十九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02年2月5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30分

地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劉健儀議員, JP (主席)

何鍾泰議員, JP

李卓人議員

呂明華議員, JP

陳婉嫻議員, JP

陳鑑林議員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 JP

鄧兆棠議員, JP

石禮謙議員, 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 SC, JP

缺席委員

何俊仁議員(副主席)

涂謹申議員

麥國風議員

證人

公開研訊

第一部分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助理工程監督(由1998年2月10日至7月29日)／

項目工程監督(由1998年7月30日至12月19日)

李國成先生

第二部分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助理工程監督(由1998年9月1日至12月19日)
王啟華先生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on Building Problems of Public Housing Unit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Forty-ninth Hearing
Held on Tuesday, 5 February 2002, at 2:30 pm
in the Cha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Members present

Hon Miriam LAU Kin yee, JP (Chairman)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JP
Hon LEE Cheuk-yan
Dr Hon LUI Ming-wah, JP
Hon CHAN Yuen-han, JP
Hon CHAN Kam-lam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Hon Howard YOUNG, JP
Dr Hon TANG Siu-tong,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JP
Hon LAU Ping-cheung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Members absent

Hon Albert HO Chun-yan (Deputy Chairm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Michael MAK Kwok-fung

Witnesses

Public hearing

Part I

Mr LI Kwok-sing
Assistant Clerk of Works (from 10 February 1998 to 29 July 1998)/
Project Clerk of Works (from 30 July 1998 to 19 December 1998)
for Shatin Area 14B Phase 2 project

Part II

Mr WONG Kai-wah
Assistant Clerk of Works for Shatin Area 14B Phase 2 project (from 1 September
to 19 December 1998)

主席：

歡迎各位出席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的公開研訊。

我想提醒各位委員，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即連主席在內共5名委員。此外，我亦想提醒出席今天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有多宗法院的待決案件，案情可能觸及部分委員會現正調查的事件。而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上提供的證據或將會在研訊上提供的證據，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因此，如有需要，傳媒及公眾人士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

今天的研訊分兩部分。委員會首先會向李國成先生錄取證供，李先生於1998年2月10日至7月29日期間擔任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的助理工程監督，及於1998年7月30日至12月19日期間擔任該工程的項目工程監督。向李國成先生取證完畢後，研訊會進入第二部分，委員會會向王啟華先生取證。王先生於1998年9月1日至12月19日期間擔任有關工程的助理工程監督。

現在進入研訊的第一部分，請證人李國成先生。

(李國成先生進入會議廳)

李國成先生，多謝你出席今天的研訊。

首先，我想指出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依照立法會透過決議案所委派的任務，傳召證供。委員會不會就任何人，包括所傳召的證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作出裁決。如果在委員的提問或者證人的答覆中，提述到法庭尚待判決的案件，並且可能妨害該等案件的話，我作為委員會主席有權禁止這樣的提述。

本委員會決定所有證人均須宣誓作供，我將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李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式宣誓。請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助理工程監督／項目工程監督李國成先生：

本人，李國成，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你，李先生。

李先生，你曾於2002年1月28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證人陳述書。

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很多謝你，我現在宣布上述文件獲接納為向專責委員會出示的證據，有關編號是SC1-H0214/YCK。

李先生，首先我想向你提出以下問題：

根據委員會所得的資料，在負責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之前，你曾有大口徑鑽孔樁工程的工作經驗，這是否正確？

李國成先生：

是的，約在97年。

主席：

請你講述：你之前的經驗是如何的呢？

李國成先生：

那個地盤是在粉嶺第49區，我當時正擔任Acting Clerk of Works，所以負責兩期工程，在地盤中，其中一個部分採用了很淺的bored pile，那是我第一次接觸。

主席：

很淺的bored pile，淺到甚麼程度呢？

李國成先生：

我沒甚麼印象了，我想在20m之內。

主席：

整個……

李國成先生：

當時有RE。

主席：

有RE的，整項工程約做了多久呢？

李國成先生：

你指之前的工程？

主席：

是大口……你在這方面的經驗約有多少個月？

李國成先生：

數個月。

主席：

多少個月呢？你可否準確說明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應該有4、5個月左右。

主席：

約4、5個月。

李國成先生：

因為整項工程只有9個月。

主席：

這是你唯一的經驗，你在97年曾有4至5個月在粉嶺區做過較為短的bored piles的工程，職位是ACOW？

李國成先生：

不是，當時是Acting Clerk of Works。

主席：

Acting Clerk of Works，OK。你可否憑那4至5個月的經驗告知我們，其實監督大口徑鑽孔樁工程時，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別留意？

李國成先生：

據我的概念，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深度。

主席：

OK，好。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

謝謝主席。李先生，你可否告訴我，你在這地盤晉升為工程監督之前，在當時來說，在第二期地基工程中，你是否駐地盤的最高級人員呢？

李國成先生：

聲音很弱，我聽不到。

主席：

重複一次吧，陳議員。

陳鑑林議員：

李先生，你當時升任工程監督前，在第二期的地基工程，你是否長駐地盤的最高級人員？

李國成先生：

我當時是ACOW，當時有一位Clerk of Works，Project Clerk of Works。

陳鑑林議員：

那些是你的下屬嗎？

李國成先生：

我是隸屬他的。

陳鑑林議員：

你是隸屬他的？

李國成先生：

是的。

陳鑑林議員：

即在你晉升為工程監督之前，你是他的下屬？

李國成先生：

不錯。

陳鑑林議員：

當時你的上級是陳鉅超先生嗎？

李國成先生：

是的。

陳鑑林議員：

你與他的分工如何安排呢？

李國成先生：

他負責第一期及第二期的打樁工程。

陳鑑林議員：

是的。

李國成先生：

兩份contracts的。

李國成先生：

是的。

陳鑑林議員：

你是……

李國成先生：

我負責第二期。

陳鑑林議員：

你負責第二期。

李國成先生：

是的。

陳鑑林議員：

你與他之間的分工很清楚嗎？

李國成先生：

我身為Acting Clerk Of Works，如果Clerk of Works工作繁忙，我亦要協助，或者他delegate給我，我亦要做。

陳鑑林議員：

他當時如何監察你的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這是較被動的，如果我有不懂得的事情，我會向他詢問。

陳鑑林議員：

他有沒有經常與你們開會或者巡查地盤呢？

李國成先生：

因為兩期的距離很接近，距離寫字樓，只有一板之隔，他差不多每天都會到來，如果要開會，他更一定會到。

陳鑑林議員：

那麼，你們多久才開一次會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site meeting或工程師到地盤，又或者有其他問題，他亦會到場。

陳鑑林議員：

工程師並非經常到地盤的。

李國成先生：

他們要來開會，但我會與他說，他每天都要到的。

陳鑑林議員：

即基本上他每天都會到的？

李國成先生：

是的。

陳鑑林議員：

基本上他每天都會到，那麼他對整個地盤運作及各方面的事情便很清楚了？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的。

陳鑑林議員：

應該是的。OK。就第二期地基工程來說，你作為助理工程監督，其後升為項目工程監督，你覺得這個轉變，在工作上有何不同？在責任上，你有何不同呢？

李國成先生：

責任當然是重大了，另外還要多負責一個地盤。至於分工方面，level也提高了。

陳鑑林議員：

你說要多負責一個地盤，當時你如何分配你的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按照正常情況，由於這個地盤是新開的，當時我們的觀感是：
bored piles已經正常運作，而H piles則尚有很多事情要跟進，再加上另一個地盤在8月初才開展，所以時間的分配，差不多是各佔半天，如果要開會，可能會到另一期的地盤。

主席：

你說是8月，還是9月呢？

李國成先生：

8月，因為我在7月底晉升，所以我們在8月再分配。

主席：

但我們掌握的正式資料是在9月1日才做.....

李國成先生：

不是，不是的，是8月。

主席：

OK。即你做到7月30日，在8月初便晉升為工程監督？

李國成先生：

實際是在7月底晉升，但再分配的工作，是在8月初才生效。

陳鑑林議員：

李先生，你剛才說新開了另一個地盤，而正在施工的第二期工程一直很順利進行。在監察工作方面，你會否因為要多兼顧一個地盤，在時間安排上，並不十分理想呢？

李國成先生：

當然在分配時間上一定會減少，因為當時(在8月)只留下一個WS，正常來說，那時的想法是工作已暢順了，日常工作應該可以熟練地照做，如果遇到問題，他們仍然可以隨時向我提出。

陳鑑林議員：

那位WS對這個地基的工作是否有經驗呢？

李國成先生：

據我所知，他是未做過的。

陳鑑林議員：

你會否特別因為這位同事沒有經驗，而多些留意他的工作或教導他呢？

李國成先生：

其實我每天也會提點他需要做的工作，以及詢問他視察後的結果。再加上每個工序之前，我都會陪同他們出地盤，告訴他處理的方法，雖然我的理論未必完全正確，但我亦有少許經驗，並且有些要點我提醒他留心，以便盡量不致被人欺騙。

主席：

是哪些要點？

李國成先生：

例如深度，雖然contractor有一把尺，他已經量度過，但我們仍然要親自量度一次，讓自己知道大致不會相差太遠，任何一位新到的同事，我也教過這一點。

陳鑑林議員：

但他們實際上是否有執行呢？你說“拉尺”，當然承建商有他自己的尺，你又有自己的尺，但實際上有否量度過？有否用自己的尺量度過呢？

李國成先生：

我問的結果他們都說有做，我亦相信他們，因為我看不見有甚麼跡象令我不相信他們。

陳鑑林議員：

你說當時有一位WS協助你，但他一個人要負責30多支樁，他能否應付呢？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不是同一時間進行。

陳鑑林議員：

不是同一時間？

李國成先生：

應該說還要做其他工作的，其實不僅監察那36多支bored piles，根本當時還有很多H piles，因為我們這地盤特別大，有5座大樓及1個停車場，而且同時有兩種樁。

陳鑑林議員：

你認為監察這麼大的地盤，在人手方面是否足夠呢？當時你有沒有要求增加人手呢？

李國成先生：

根本上，人手肯定是不足夠。

陳鑑林議員：

你有沒有提出過增加人手呢？

李國成先生：

我從第一天到地盤已經提出這問題。

陳鑑林議員：

你說過多少次呢？

李國成先生：

但答案是人手只有這麼多。

陳鑑林議員：

你曾向你的上級提出多少次呢？

李國成先生：

這一點我記不起了。

陳鑑林議員：

因為你由始至終都在這地盤工作，實際上你是否知悉進場時，地基工程確實由哪位承建商負責，你是否知道呢？

李國成先生：

當時知道是亞太。

陳鑑林議員：

只有亞太，你不知道有會漢或其他工程公司嗎？

李國成先生：

做了數個月後便聽過會漢這名稱。

陳鑑林議員：

是的。

李國成先生：

我當時已問過Site Agent，他說不是。我們所收的信件全部是用亞太的信紙發出的，亦看不出任何事情。因此，可能基於某些原因，它不會black and white告知我們。大約過了大半年，我便開始聽到它的財政有問題，當時好像稍為承認，但仍然沒有black and white地發出通知。

陳鑑林議員：

當你發覺的時候，你有沒有將這情況告訴上級呢？

李國成先生：

我們有討論過這一點。

陳鑑林議員：

你有提及的？

李國成先生：

有提過的。

陳鑑林議員：

有談過的，當時……

李國成先生：

只是沒有black and white的。

陳鑑林議員：

當時除了你的上級外，是否還有其他更高層的人員呢？

李國成先生：

這一點我記不起。

主席：

當時你的上級是哪一位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

主席：

即你向他提及的那位人士。

李國成先生：

Clerk of Works或Senior Clerk of Works應該也知道。

主席：

你說當時曾向上級提及，你可否……

李國成先生：

當時是一起討論的，情況不是我發現問題後告訴他的。

主席：

是的。

李國成先生：

我不是刻意這樣做，而是巡查地盤時有人提及此事，因而詢問他們，對方否認了我們便作罷。

主席：

是陳鉅成先生？

陳鑑林議員：

陳鉅超先生。

主席：

是陳鉅超先生？

李國成先生：

對了。

陳鑑林議員：

李先生，你在房署工作也有一段時間，我相信你也清楚知道這類工程合約的條款吧？

李國成先生：

你說的“合約條款”是否指Specification？

陳鑑林議員：

是的，是的。

李國成先生：

大概吧。

陳鑑林議員：

你是清楚的？

李國成先生：

應該……應該……

陳鑑林議員：

不是“應該”，你是清楚便是清楚、不清楚便是不清楚。

李國成先生：

如果說做多少支 bored piles、需要多少深度及收貨的標準，我是知道的。

陳鑑林議員：

你是否完全明白合約的規定，例如：在打樁時，樁柱臨時套管的深度等情況，你是否清楚呢？

李國成先生：

這一點是清楚的，因為我看過他們 submit 的 Method Statement。

陳鑑林議員：

那麼，你也很清楚、熟讀作業手冊吧？

主席：

Manual。

陳鑑林議員：

Manual。

主席：

Manual。

李國成先生：

我看過manual，但是否已熟讀，我則不能肯定了。

陳鑑林議員：

基本上，你清楚當中的內容。

李國成先生：

看過當中的內容。

陳鑑林議員：

你可否告訴我：整項工程的施工說明書，你是明白的、知道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大部分吧。

陳鑑林議員：

因為這一點對你監管整項工程是很重要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的。

陳鑑林議員：

你剛才說“大部分”，究竟你清楚哪部分，不知道哪部分呢？

李國成先生：

現在與當時相差一段時間，我恐怕有遺漏，你的意思是想我把整個程序說一遍，還是怎樣呢？

陳鑑林議員：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想瞭解一下事實，作為地盤監管的前線人員，究竟你對整項工程的瞭解有多少，或者房署有否把這些資料給予你們，使你們明白工作情況？如果你可以清晰地告知委員會，我們便可以知道情況到底是怎樣。

李國成先生：

看Method Statement便很清楚了。

陳鑑林議員：

已很清楚了。那麼，你如何按照說明書逐步監察呢？你有沒有告訴你屬下的人員呢？

李國成先生：

這方面我也做了。

陳鑑林議員：

都做了。那你是否知道，如果承建商未能在指定日期內完工，便要承擔甚麼責任呢？

李國成先生：

我沒有詳細看過這問題。

陳鑑林議員：

你沒有詳細看過？

李國成先生：

一般來說，只會受罰。

陳鑑林議員：

是的。我想知道在整項工程開展之後，項目工程師有沒有經常就這地盤的特殊情況作詳細討論，例如：開會來商討處理方法呢？

李國成先生：

通常工程師在每項新工序開展前(即第一次)會到場察看，或者我們會邀請他到來看看，因為有很多事情需要由他決定。至於會議，除了每月舉行的會議之外，其他都是非正式的會議。

陳鑑林議員：

是的。你剛才說你的上司經常會到地盤來舉行site meeting，有時你也會向他請教工序上或工作上的疑難。我想瞭解一下，在整項工程中，你曾就哪些問題請教他或他給予你哪些指示呢？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指工程師，還是Project Clerk of Works呢？

陳鑑林議員：

工程師。

李國成先生：

工程師方面，我有很多問題都會向他詢問，例如BG機、更改了Method Statement，是否需要判頭再重新呈交、以及在晚上開工時，我們應如何處理落石屎的問題等。

陳鑑林議員：

是的。

李國成先生：

這些問題我們全部也問過他。

陳鑑林議員：

晚上開工、是否准許落石屎等問題，他早已有信通知你們吧？

李國成先生：

Method Statement沒有提及這方面，最主要是bored piles落石屎要有連貫性。

陳鑑林議員：

是的。

李國成先生：

最主要的是bored piles落石屎時要有連貫性，不可以停。據他們說，石屎車很多時都會遲到，或者他們的工序做得不好。有時反過來，因為我們規定他們清理bored piles底的要求訂得太高，以致阻延了他們落石屎。愈晚落石屎，完成的時間也愈晚。晚上，我們亦想派下屬監督至完工。

主席：

不是已批准了你們申領OT嗎？

李國成先生：

我們曾經提出要求。現時的OT是到7時(我們的office hour是到5時)。我們聽過有些地盤，會在晚上開OT來監督扎籠、實際安裝bored piles和“蛇皮筒”等情況。這些都可以指派員工去監督，但我們得到的答案都是“No”。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主席：

你是問誰？當時是向誰請示的？

李國成先生：

我們的Project Engineer與Senior Clerk Of Works都知道的。

主席：

Project.....

李國成先生：

我所知的答案就是.....

主席：

Project.....即是陳鉅超先生，你曾跟他提及這一點？

李國成先生：

我們一起商討。

主席：

請你再說有哪幾位是知道你們願意留下，但最終答案是不批准的？

李國成先生：

Project Clerk of Works是知道的。

主席：

Project Clerk of Works。

李國成先生：

Senior Clerk of Works也知道的。

主席：

Senior Clerk of Works都知道。

李國成先生：

工程師都知。

主席：

Project Engineer又知。陳議員。

陳鑑林議員：

是。這麼多人人都知道，到底是誰批准的？當時是誰決定是否批准你們留下來超時工作？

李國成先生：

經過數星期後，得到的答覆是“沒有”。Senior Clerk of Works跟我們說：這個申請已被拒絕，可以找工程師想辦法；但他也說不可以。據知，有些地盤可以出SI(即是獨立處理)，來取得這種款項。但是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陳鑑林議員：

取得這種款項的意思是……

李國成先生：

Budget。

陳鑑林議員：

他沒有款項給你們……

李國成先生：

是。

陳鑑林議員：

沒有款項支付你們OT，以便繼續監督地盤的工作，是否這個意思？

李國成先生：

可否重複一次？

陳鑑林議員：

你說沒有款項。是否沒有款項支薪，讓你們overtime進行監督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

陳鑑林議員：

但卻批准他們落石屎？

李國成先生：

沒錯。因為落石屎翌日，我們會發一張site memo給他。

主席：

SI是指……

李國成先生：

Site Instruction之類。

主席：

你剛才提及的SI即是Site Instruction？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OK。你在翌日給他的紙，是甚麼東西？

李國成先生：

那是site memo。

主席：

Site memo的作用是？

李國成先生：

那是給main contractor的，提醒他在前一日落石屎的工序已超時，過了7時的環保規定。因為法例只批准工作至7時，希望日後他能改進，只是這樣而已。

陳鑑林議員：

李先生，你在陳述書第3段稱有兩種不同的樁，於是你們要用不同的物料，而處理的表格及紀錄是加倍的。究竟加倍了甚麼呢？你要處理的又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其實可以這樣說，如果在同一個地盤裏，只用一種樁便會簡單得多。由物料到來後，我們要去處理、測試、試樁、查看紀錄，由開始打樁及駁焊、測試，查看有沒有弄錯紀錄等，已經加多不少工作。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就工字樁來說，即使一座大樓，已有很多工作。我們這方面，本來只是在停車場用工字樁，但後期在F、G、H3座，亦轉了工字樁，因此數量便更多了。因為每一支樁最少約有3個sections，每一個焊口都要求我們去監察。

陳鑑林議員：

去監督？

李國成先生：

去mark。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去拍照。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另外還要update數量。當人手不足時，一不小心便會出現混亂。

陳鑑林議員：

可否告訴我，譬如每駁一支樁，你也要拍照和記錄，當然未必每支樁都由你監督……

李國成先生：

必定要靠我的下屬。

陳鑑林議員：

是。你都會簽閱交回來的報告吧？

李國成先生：

視乎是哪一種form。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如果某種form的設計，是由我的職級——Project Clerk of Works簽的，我也要簽。

陳鑑林議員：

基本上我不是說甚麼form，最主要是關於地盤工作的監督、監察等事項，有關的紀錄你也有份簽吧？

李國成先生：

某些吧。

主席：

有甚麼form不用你簽的？

陳鑑林議員：

有甚麼form不用你簽的？

李國成先生：

如果是圖表、只用來mark的，便不用簽。因為有些只是作sketch用途，記下時間、打了多深等。但大部分都要簽的。

陳鑑林議員：

基本上都要簽的吧？因為即使mark了多深，凡告知你的事，全部也是紀錄及報告吧？

李國成先生：

多數都要簽。

陳鑑林議員：

那你可否告訴我，你在陳述書第4段稱，在每一項工序首次施工時，你均會向下屬清楚說明你的收貨標準。你會解釋每個程序吧？甚至你剛才說過，會替每支工字樁拍照和檢查焊口，全部你也會教他們，對嗎？

李國成先生：

是。

陳鑑林議員：

全部都會做。你會不會有時親自去監察他們是否做得良好呢？

李國成先生：

我每天都會出外巡視，但並非查看有何特別事情，如loading test等，凡與site boundary有關的事，我們都會留意，但未必是專注於某項事情。如試樁等重要事情，或者第一支樁(initial pile)之類，我們都會多花時間。但我不會走過每一點，並停留下來視察每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我們與寫字樓是面對面的，除了我向他們詢問外，他們也可以問我。要是我懂的話，我都能隨時解答。

陳鑑林議員：

但你也明白，那位WS對所做的bored piles之類並不熟悉，所以你.....

李國成先生：

我想對於這些東西，我們也會有不熟悉之處，但做過便要記住。我教過你後，你有feedback令我滿意，我會當作你懂了。因為要明白，聘請甚麼人並非由我們決定。要請qualified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陳鑑林議員：

但作為地盤工程監督，你也有責任。你不能說，因為那人不是由你聘來，那麼便不理會下屬怎麼做……

李國成先生：

我說的不是這樣，也並非不理會。如果每天早上我問他一件事而他又能夠回答，我便很滿足了。我不會隔4天後再問他，而期望他還會記起。

陳鑑林議員：

你曾否嘗試跟他一起去監督工程，從而證實他的工作是合乎你的要求？

李國成先生：

間中會。

陳鑑林議員：

間中會。

李國成先生：

甚麼也看看。

陳鑑林議員：

甚麼也看看。OK。我想知道1998年6月，當工程進行至一半時，為何要轉換工程監督？

李國成先生：

工程監督？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好像沒有。

主席：

工程監工。

陳鑑林議員：

工程監工。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這個是……

陳鑑林議員：

你也不清楚這件事？

李國成先生：

我們不清楚這件事。

陳鑑林議員：

這是上級的……

李國成先生：

甚麼時候有人來，或甚麼人會走，我們也不會過問。

陳鑑林議員：

這種事經常在地盤發生？

李國成先生：

很正常。

主席：

常常都會發生？當工作進行中，也會忽然不見了某人嗎？

李國成先生：

是被調職往別處吧。

主席：

那便調來另一個人？經常好像走馬燈那般？

李國成先生：

是，沒錯。

陳鑑林議員：

你當時沒有問為何會調換新人嗎？

李國成先生：

我認為這並非奇怪之事。

陳鑑林議員：

好。

李國成先生：

我自己也可能隨時被調走。

陳鑑林議員：

你會教新到任的人員怎樣做吧？有教他怎樣驗收工程之類吧？

李國成先生：

也有的。

陳鑑林議員：

也有。我想瞭解：工程部署理助理署長於1998年7月10日向員工發出監察大口徑鑽孔樁時，附了一份指引。你可以參考一份文件，編號是SC1-H0070(c)/YCK。

主席：

李先生，你曾否見過這份文件？

李國成先生：

剛才。

主席：

Guidelines。

李國成先生：

這一份？

主席：

是。Supervision Guidelines for LDBP，是英文的。你曾否見過這份文件？

李國成先生：

現在我不大肯定。

陳鑑林議員：

你對此沒有印象，還是怎樣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看過的。

陳鑑林議員：

看了後，你也明白當中的意思吧？你是完全明白吧？

主席：

李先生，有沒有？問題是：你是否明白當中意思？請你先記起，你曾否真真正正看過這份文件，因為委員會都不肯定你曾否看過，所以只能由你自己告訴委員會你是否看過。

李國成先生：

我對最上面一張有些印象，其他就記不起了。

主席：

會否你收了後，把這文件當作一般文件，所以把它放在一旁作罷，會不會有此情況？

李國成先生：

如果有這種文件，我們都會 circulate，簽了後便存在 file 中，重要的文件，更會留一份在案。但由於過了這麼久，我不敢肯定地告訴你。你問我有沒有話，如果我沒有……說有也沒問題。正常來說我們都會有一份。

主席：

正常來說，會有一份。

李國成先生：

不過我對 cover 有點印象。

主席：

為何會有點印象呢？這只是一封很普通的信而已。為甚麼你會特別記起這份文件呢？房屋委員會有些函件也會分發給大眾，這封信件有何特別而使你記起呢？

李國成先生：

因為文件提及 bored piles，所以我便多看了兩眼。但內容我便不大記得了。

陳鑑林議員：

好。一般來說，當你接到這種信，凡與工程有關的指引，都應該會相當重視，而且會詳加細閱吧？

李國成先生：

不錯。

陳鑑林議員：

也會把當中的要求，向你的下屬傳達吧？

李國成先生：

習慣上，我們每人都會看，然後簽名。遇有不明白之處，便會發問，即使我不明白，也會去問工程師。

陳鑑林議員：

你也知道，某些工序必須有品質控制工程師在場方可進行吧？

李國成先生：

應該要有他的簽名。他check過了，他承認曾監察過，便會要求我們去check。至於是否他在場，我則不肯定。

陳鑑林議員：

他會在場吧？會在現場一起驗收嗎？

李國成先生：

並非經常在場。

陳鑑林議員：

並非經常在場？

李國成先生：

當有新工序展開或有試驗進行時，他便會在場。

陳鑑林議員：

通常他不在。如果有事需要他，你們會call他回來，還是怎樣？

李國成先生：

我們會叫Site Agent找他回來。

陳鑑林議員：

要Site Agent找他回來？

李國成先生：

是。因為Site Agent多會在地盤裏。

陳鑑林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QCE到地盤，多是因為工程師到場巡查，那時便一定在場。還有在進行test時(例如試樁)，他便會在場。

陳鑑林議員：

會否有情況是你們驗收後，待他回來才向他報告，由他簽字？有沒有此情況出現？

李國成先生：

這樣比較少。

陳鑑林議員：

“比較少”是指“有”還是“沒有”？

李國成先生：

其實，最主要是他們要求我們監察之前，先要呈交一份form。理論上應該是在24小時前交來，但間中也會後補。可能是由於忘記了吧。當form交來時，QCE當然已簽了名。如果我們問他，他會說自己已看了。所以交來時，一定已簽名。除非看到有何不妥，或有defect要補救，他便會看完才在另一部分簽名，只有在那情況，他才會補簽。

陳鑑林議員：

實際上，他是在地盤還是別的地方簽署？

李國成先生：

我對此不太清楚。應該是在他的辦公室吧。

陳鑑林議員：

你也不清楚嗎？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也不清楚。

主席：

換句話說，他可能沒有看過便簽了。你不敢保證他一定看過才簽吧？

李國成先生：

這我可不能保證。只是我相信他看過才簽而已。

陳鑑林議員：

主席。

主席：

謝謝。我想跟進一個問題，是關於7時後工作的問題。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我想問有否一個情況下，你們知道7時後是可以工作的，而且會有超時薪金。但基於環保原因，有員工不願意工作，你的site staff不願意在7時後留下？有沒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這裏就一定沒有了。

主席：

即是這個地盤一定沒有？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OK。即是你的地盤工作人員，從來都沒有收到任何信息是可以在7時後工作，而你們卻拒絕工作？

李國成先生：

這個沒有。

主席：

OK。好，謝謝。下一位，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

謝謝主席。李先生，你提及你到這地盤之前，曾有4個月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當你完成這地盤的工作後，還有否繼續在地盤監督這種樁柱？

李國成先生：

直至現在第14B第二期。

何鍾泰議員：

即是完成了這個地盤後，直到現時這段期間，你有沒有監督這類工程？

主席：

即是由98年到現今，再有沒有在其他地盤……

李國成先生：

98年到現在？

主席：

是，98年到現時，你有沒有在其他地盤做大口徑鑽孔樁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何鍾泰議員：

在那4個月的經驗中，你認為是否足以令你瞭解如何去監管這類工程？

李國成先生：

如果只是用同樣方法，我認為是OK的。

何鍾泰議員：

因為你還要.....

李國成先生：

因為我只見過一種方法，跟現在的差不多。

何鍾泰議員：

即是你認為你有足夠經驗去指導監工吧？你剛才提及監工並沒有經驗，所以要由你去教他們。4個月的經驗是否足夠去教他們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我只有少許經驗，而不是足夠經驗，這是肯定的。因為我所見的太少了。

何鍾泰議員：

在地盤裏，如果他們打一根鋼管下去，你如何得知他們打得深入至基岩層中？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們沒有紀錄的，除了最先做的數個。因為當時我們曾問他，他回答表示：那是臨時鋼管，只是用作防止泥土坍塌。

何鍾泰議員：

這些鋼管應打至多深呢？

李國成先生：

他的Method Statement中稱要到達石層，但我不知他有沒有更改過。

何鍾泰議員：

那你如何肯定已到達石層呢？

李國成先生：

當時我們問他們有關這問題，我們不需對此做紀錄或要求我們check任何東西。

何鍾泰議員：

“他們”是誰呢？李先生。

李國成先生：

當時曾向工程師詢問，如果是打H piles，我們會在樁柱上劃上標記，便可以知道樁柱的深度。至於應如何處理casing，當時的答覆是：由於這是temporary的，所以不需要劃上標記。我不敢說這是否阻礙了progress.....

主席：

你說的工程師是哪一位呢？

何鍾泰議員：

哪一位呢？可否說出他的名字？

李國成先生：

Mr Richard LIU。

何鍾泰議員：

廖先生，即廖炳文先生？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你說：他表示不需要看是否到達founding level？

李國成先生：

其實我們從未做過，所以很多問題是我們想不到的。我們不知道樁柱打得多深的，那會否要求像工字樁般，在上面mark深度

呢？這樣才方便作出紀錄。又是否需要要求他們呈交form呢？(即將每一個工序都由我們檢查)當時的答覆是：這是一個temporary的東西，另外，Contractor方面也不大同意，如果連這個亦呈交form的話，便會阻礙他們。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你的意思是否你已向廖先生詢問過，而他說不需記錄？同時，承建商由於進度關係，亦覺得不需要，是否這個意思？

李國成先生：

他不是說不需記錄，而是我們亦沒有一個.....怎樣說呢？.....

何鍾泰議員：

你之前說廖炳文先生告訴你不需記錄鋼管需打得多深，因為這是臨時的.....

李國成先生：

可能我們自己想方法解決，這是我們的問題。我們沒有實質要求他們劃上標記。另外，由於每節臨時鋼管均需駁接，我們詢問過是否需要監察，當時的答覆是不需要的。

何鍾泰議員：

工序是打了一段鋼管後，便焊接另一段鋼管，然後繼續接駁下去。你曾問廖先生是否需要記錄，而他的答覆是不需要，我想問清楚是否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因為我們除了日間開工.....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請你回答我的問題：是否他說不需記錄鋼管在接駁後的總長度呢？

李國成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是廖先生說的？

李國成先生：

沒錯。

何鍾泰議員：

是。剛才你也說過，承建商說不要作出這些紀錄，因為這會阻礙他們的工程進度，你剛才是這樣說嗎？

李國成先生：

並非不要記錄，而是如果再要求他們呈交request form給我們，可能他們便不能在晚上繼續進行工程。因為如果要求我們查看，我們一定會查看完畢，才批准他們進行下一個工序的。

何鍾泰議員：

他們在7時後繼續打鋼管，那麼你是否在場監看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我們離開了。

何鍾泰議員：

你已離開了。那你如何知道他們打得多深呢？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們並不知道。

何鍾泰議員：

既然你說並不知道，那你最終如何知道整條臨時鋼管的實際深度？

李國成先生：

最初數支bored piles可能是在日間完成，我們便有多些時間，可以在日間監察。

何鍾泰議員：

但你亦不作出紀錄的？

李國成先生：

沒有的。

何鍾泰議員：

那你如何看到呢？

李國成先生：

我亦向廖先生詢問過這個問題。當時我們要求Site Agent解釋，他說如果不用臨時鋼管的話，樁柱內的泥土會塌陷，他們亦不會……

主席：

與深度有何關係呢？

李國成先生：

臨時鋼管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撐鑽孔內的泥土，以防倒塌到bored pile的位置……

主席：

問題是：你如何知道鋼管已到達適當的深度？

李國成先生：

我們看不到的。

何鍾泰議員：

那你如何知道樁柱有多深呢？

李國成先生：

有關樁柱的深度，我們會量度樁底。

何鍾泰議員：

如何量度樁底？即把尺放下到樁柱量度？

李國成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但你不知道鋼管有多深……那麼樁柱是否需要“入石”呢？

李國成先生：

有。

何鍾泰議員：

入多少呢？

李國成先生：

以我的記憶，800。

何鍾泰議員：

800。但你又不肯定；是否總之承建商說多深，你便接受有多深？

李國成先生：

有關臨時鋼管，當時的解釋是用來臨時支撐泥土，讓挖泥工序得以進行。

何鍾泰議員：

那會否鋼管其實未到石層，可能只到了一些較硬的土質，又或者到了一塊石上，而承托着鋼管邊緣，令鋼管不能繼續向下打，於是停在那裏，其實並未到石層，會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他們有很多方法鑿穿，例如用rock chisel等。

何鍾泰議員：

即你不負責監察是否真正做到，只相信承建商，是嗎？

李國成先生：

還有一個解釋，當時我們曾問他這點，我亦提出過：如果臨時鋼管不到底層，會否連同鐵籠一起向下滑呢？

何鍾泰議員：

放下鐵籠和鋼管，兩者是有關係的嗎？

李國成先生：

這是後期的事。

何鍾泰議員：

後來才放鐵籠的。是否後來才放的呢？

李國成先生：

沒錯。

何鍾泰議員：

放了鋼管後，下一個工序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挖泥和鑿石。

何鍾泰議員：

之後便是“吹水”(airlifting)了？

李國成先生：

是……應該先“倒石皮”，我們會先量度深度，再做socket，然後做bell-out。

何鍾泰議員：

何時做bell-out(擴底)呢？

李國成先生：

入了石層後。

何鍾泰議員：

通常是哪個時間呢？

李國成先生：

在後期，日夜都有做。你意思是……

何鍾泰議員：

是日間還是晚上，哪一個時段？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不大記得了。

主席：

李先生，你可否說清楚：你如何知道那個已經入了石層呢？我們始終不明白，當時你如何令自己滿意，相信它已經入了石層？

李國成先生：

關於樁柱是否到了石層，未開工之前會進行pre-drill的，會先取得石樣本，交由工程師和GE看過，然後訂定一個agreed founding level。我們有一個表，主要顯示深度，我們要按該深度監察的。

主席：

只是看深度而已？例如當工程師告訴你是30米，當你到達30米便認為已到達石層，是嗎？

李國成先生：

因為到了“石皮”時，他們會通知我們去看的。

主席：

看甚麼？如何看？

李國成先生：

取得石樣本後，我們的WS會去看看石樣本，把那些樣本放入袋，交到寫字樓，看看這個石樣本是否屬於有關的“石皮”。

何鍾泰議員：

但有時是晚上才做的，那你如何監察呢？很多時是晚上7時後才做，你們都不在場了……

主席：

那些石樣本不是你取來的，是承建商給你的？

李國成先生：

是從一部機器取出來的。

主席：

是，翌日早上才給你？

李國成先生：

不是，晚上工作的情況，是另一回事。

主席：

但你剛才說，很多時都是在晚上施工的。由於沒有OT，你們不會在7時後工作的。

李國成先生：

當時我們提出過此事，討論在晚上施工可能會發生的事。

主席：

我們現在是討論當時的事實，是否有些情況(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在晚上施工，當承建商鑽到某個深度，認為已到石層時，便會取出石樣本，當你在翌日早上上班時，便會交給你。

李國成先生：

那個case……

主席：

我們想先成立這些是否當時發生過的事實——有些樁柱是用這方式處理的？

李國成先生：

沒錯。

主席：

李先生，希望當我們提出問題時，你便答覆問題。如果有不足夠的話，委員會將再追問。又或者，如果你覺得答得不足夠的話，你可以在完成問題後，再補充資料。

李國成先生：

好。

主席：

但如果你不答覆我們的問題，第一、我們會亂；第二、我們得不到想得到的答案，所以不太順暢了。好嗎？謝謝。

現在把時間交給何議員。

何鍾泰議員：

謝謝。我的意思是：很多時是在7時後才打完鋼管的，之後便會做擴底的工作，是否這個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後期應該有這些情況。

何鍾泰議員：

即在翌日早上，承建商便會把一袋石塊交給你，表示那些石就是早一晚完成的，是否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因為當.....應該有些情況是這樣。

何鍾泰議員：

你肯定這些是從鑽孔中取來？但你不知道深度多少，你如何肯定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到了這情況，即使我要求他們停工，也無法制止他們。後期我也問過如何處理這事，答覆是最後我們只有check樁柱的深度，如果深度也到了那個表所要求的founding level，便當作已到達石層。

何鍾泰議員：

即把尺垂下去來量度？

李國成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用你自己的尺垂下去？

李國成先生：

不是，那是承建商的尺。

何鍾泰議員：

承建商的尺，由你用來量度？

即是說，鋼管打了進去，但你沒有紀錄；即使可能在晚上7時後繼續施工，你也沒有辦法停止他們工作。是否合約上不可能停止他們在7時後工作的呢？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不太清楚。

何鍾泰議員：

有沒有問過可否停止他們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我亦有問過.....

何鍾泰議員：

你問過誰呢？

李國成先生：

我也問過工程師可否停止他們。

何鍾泰議員：

他如何回答呢？

李國成先生：

模稜兩可的，我得不到答覆。Contractor都是繼續這樣做。我只是口頭上詢問他的。

何鍾泰議員：

你問誰呢？

李國成先生：

工程師。

何鍾泰議員：

是誰呢？

李國成先生：

Mr Richard LIU。

何鍾泰議員：

廖先生。他沒有正式回答你？

李國成先生：

是。其實關於這個問題，WS亦有向我反映過，問及繼續這樣下去，應如何處理呢？所以我便跟工程師討論，究竟可否停止他們工作。我們應否要求我們的人員超時工作，對那些工序作出監察，以免他們說我們阻礙其progress。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你擔心甚麼事呢？

李國成先生：

當中若有程序我們沒有監察—雖然我不能說很熟識情況—那麼會否在某些事項上被他們瞞騙呢？我們都有考慮過。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其後便把永久性的筒(即所謂“蛇皮筒”)放到鑽孔中，是放到樁底的。那你知否放了多深呢？長度有多少呢？有沒有作出紀錄呢？

李國成先生：

在早期，放“蛇皮筒”的工序是在日間進行的，應該全部都已檢查過。在放“蛇皮筒”之前，是有兩個程序的。把筒放到bored pile的位置之前，我們會要求先在地上標記了“蛇皮筒”將會放在哪一支bored pile，我們的人員也會檢查，實際的長度是否配合bored pile的深度。

何鍾泰議員：

對於在7時後施工的樁柱，你如何知道每一段“蛇皮筒”都已放入樁柱呢？

李國成先生：

很多時，在施工後翌日，我們的人員會查看bored pile的面層，如果見到有，便當作已放進了去。

何鍾泰議員：

看bored pile的哪部分呢？

李國成先生：

Bored pile的面層。

何鍾泰議員：

怎麼當看bored pile的面層，便知道放了多少段“蛇皮筒”呢？

李國成先生：

他們的解釋是：如果放下去的長度不足，“蛇皮筒”便會在bored pile中向下跌，不能垂直起來。加上在場人員也視察過，附近並沒有剩餘物料。

何鍾泰議員：

即你認為中間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接駁的，是嗎？

李國成先生：

加上我們試過抽查，要求他們以機械吊起給我們看。鐵籠試過、“蛇皮筒”亦試過。當時發覺都有把“蛇皮筒”放下去的。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你是否知道擴底的作用呢？

李國成先生：

我估計是bearing的問題吧。

何鍾泰議員：

會有……這種樁柱主要是靠bearing(承托力)還是摩擦力的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可能是bearing吧。

何鍾泰議員：

即直接承托力。而擴闊了樁底後，會增加多少承托力呢？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不太清楚。

何鍾泰議員：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可以增加一倍的。你不知道？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

何鍾泰議員：

你如何知道擴闊的程度已符合要求呢？

李國成先生：

你所指的，是否在晚上施工的工程？

何鍾泰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當他們逐漸把很多工序都延至晚上進行，我們無法停止他們，於是我們要求在施工的翌日進行抽查，把bell-out chisel吊下去，放到樁柱底部，如果吊索能夠放下去，便當作已完成了，否則便要求再做，或者以後也不准他們這樣做。

何鍾泰議員：

為何要抽查，而不是每一支都做呢？

李國成先生：

我是指翌日的工序。

何鍾泰議員：

你是否每支都會這樣要求呢？即每次他們在晚上做，翌日早上你們一定有這個工序，進行測試等.....

李國成先生：

其實到了後期，他們的工序便加快了，有時在翌日，他們連“蛇皮筒”也放下去了，因此便不能放下bell-out chisel，他們提出諸多藉口，推說日後可以進行ultrasonic test。

何鍾泰議員：

那個測試可以測試擴底嗎？

李國成先生：

曾做過了數次……

何鍾泰議員：

李先生，我是問：超聲波能否測試到擴底呢？

李國成先生：

不是sonic tube那個測試。

主席：

ultrasonic。

何鍾泰議員：

是ultrasonic那個。

李國成先生：

可能我提及的測試名稱不太準確。

何鍾泰議員：

是。可以試到的？

李國成先生：

他們submit來，表示可以，工程師也認為可以。

何鍾泰議員：

都相信可以的？

李國成先生：

可以看到形狀是沒有問題的。

何鍾泰議員：

可以看到形狀。那你剛才說的“抽樣”，是否每一支都做預鑽的工作？

李國成先生：

Pre-drill？

何鍾泰議員：

是，pre-drill。

李國成先生：

Pre-drill是每支都要做的。

何鍾泰議員：

每支都要做的。抽芯.....則是鑽到底部。在那個階段，你如何監管？你看着他們做，還是由他們把結果告訴你呢？

李國成先生：

這是地盤初期的做法。如果是普通的泥底，他們不會通知我們check的，只是到了“石皮”時，才會通知我們查看，我們的人員會看sample，首先要證明不是boulder(但我忘記了要求是5米還是7米)。在取得最後石芯時，我們會派人檢查。這個地盤初期便是這樣做。每支bored pile都會做。

主席：

即在前半部分，每一支都做，之後便.....

李國成先生：

每一支bored pile都一定要進行的。

主席：

是pre-drill那工序？

李國成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李先生，我想問，你剛才說有部分的挖掘是在晚上進行的，挖掘完畢後，便保留一些石塊讓你在翌日早上看。你說過有這些情況……

李國成先生：

可能會給其他同事看。

主席：

可能會給其他同事看。

李國成先生：

但我想說，其實這應該已沒有多大意思了，此時我們可以藉量度深度來確定，這階段已到了final stage。

主席：

明白。我想知道這個情況……是關於兩座樓的36支樁，當中有多少支樁會出現你剛才所說的情況呢？即你沒辦法在晚上在場監察他們取出石塊，而要留待翌日早上，才檢查他們所呈交的一些石塊。這情況大約有百分之幾？一半、還是多少？

李國成先生：

我想在後期應有很多，實際數目我便沒有印象了。

主席：

會否超過一半呢？

李國成先生：

會有這個情況。

主席：

超過一半。也許我把一份文件給李先生看 —— SC1-G0013(c)/YCK。這份文件是關於監察“Rock Head Level”、“Founding Level”和“Bell-out”的時間紀錄，我們是從眾多文件中找出來的。請李先生解釋一下，中間一欄是“Inspection time of

Founding Level”，我們看到在D座和E座的數十支樁柱，有關的 inspection time 都是在下午，有些是14時，或是17時、18時、13時等。你看到了嗎？

李國成先生：

嗯。

主席：

請你解釋一下，據你的描述，你多在早上才檢查石塊，那麼 inspection time of founding level 理應不是這些時間。如果 founding level 的 inspection time 是在下午的話，那麼沒有理由是你們不能在場監察他們把石塊拿上來的。可否告知我們發生了甚麼事情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 rock head.....

主席：

不是 rock head。

李國成先生：

Rock head level 才是，因為 founding level..... 那已是第二次的石樣本。如果這時間紀錄是正確的話.....

主席：

時間.....

李國成先生：

其實這個問題，第一項和第二項是相類似的.....

主席：

也許請你向我們解釋，讓我們明白。

李國成先生：

如果這個時間紀錄是正確，第一項時間應該是指到了“石皮”時的監看時間，我相信這個時間已寫在 form 上，但我不敢肯定有

沒有寫錯；第二項的時間，是再鑿下去直到founding level；第三項是關於檢查bell-out的時間，應該是這樣的。

主席：

你在哪個階段check石樣本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最初應是在檢查rock head level時check，後期則多在founding level時才做。

主席：

即到了founding level才看？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但這些時間大多是在下午，那麼，在整個上午你也沒有工作嗎？我們看到你們是一個工序緊接下一個工序，如果下午才檢查founding level，理應是他們剛完成了，才由你檢查founding level，你應該可以立即拿出石塊來看，而不是留待晚上(即隔夜)才給你看。

李國成先生：

很多時，當他們看完founding level後，也會向我報告數種情況。第一，可能清理工序有問題，有些石層在temporary casing旁邊倒塌了，令他們需用長時間清理廢物，以至延誤後期的灌注石屎工序，而且不清理妥當，便不會放下“蛇皮筒”，我想他是故意把“蛇皮筒”和安裝鋼筋籠的工序延至晚上才做。即使下午看完(我不敢說每個位置都是如此)，儘管我的下屬已取得石樣本，他們也會把工序故意延至晚上。

主席：

你從來也沒有懷疑過：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嗎？

李國成先生：

關於這方面，我從未想過。

主席：

因為很多次都是在下午進行，如果你說很多次都是隔夜做好石樣本……

李國成先生：

很多時候他還要在下午……

主席：

也許請你談談，我們也有點混淆了。關於你的工序，當他不斷鑿，直至拿了石樣本後，下一個工序應該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剛到“石皮”便要再入石800。

主席：

再入石800。

李國成先生：

入石800後便做bell-out。

主席：

那麼“蛇皮筒”呢？何時放下呢？

李國成先生：

關於“蛇皮筒”，是要在清理好廢物後，才會……

主席：

做完bell-out才放下“蛇皮筒”嗎？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即先掘石，檢查完畢，再入石800，接着檢查founding level，才做bell-out，OK了，便進行清理，最後才放下“蛇皮筒”，是嗎？OK。下一位，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多謝主席，我想跟進這個表，以瞭解多一點。我舉出一個例子：D/BP 13，你有沒有這頁紙呢？文件編號為SC1-H0205/YCK。

李國成先生：

我有。

李卓人議員：

我以D/BP 13作例子，即98年5月15日10時的“Inspection time of Rock Head Level”，意思是否那時便要求你檢查已挖出來的石樣本呢？

李國成先生：

即表示剛到達“石皮”。

李卓人議員：

即要求你看看“石皮”。但剛才說未必是10時進行挖掘，是嗎？剛才你說有些……

李國成先生：

我想應該是指我們check的時間。

李卓人議員：

對，那是指你們check的時間，而非挖掘的時間？

李國成先生：

不是的。

李卓人議員：

所以其實你去看“石皮”時，是指你去檢查的時間。至於他們挖掘的時間，則沒有紀錄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即使在diary上，也只寫了正在挖bored pile，不會寫挖了多少。

李卓人議員：

Diary甚麼呢？我聽不到。

李國成先生：

即我們會提及他們正在挖bored pile，但好像有些daily report，會提及每天每支bored pile已挖至多深，是contractor向我們提交的。

李卓人議員：

或許這樣吧，由頭再開始吧，不好意思。第一，有了temporary casing後，就進行挖掘。第一個問題就是：當他挖掘時，他使用BG 40 boring machine.....

李國成先生：

這是後期.....

李卓人議員：

這是後期才採用的？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在初期是採用甚麼挖掘呢？

李國成先生：

是用抓挖掘。

李卓人議員：

Hammer grab ?

李國成先生：

不是hammer grab，那只是震夾。

主席：

是BG 40嗎？

李國成先生：

不，BG 40是在後期，工程中途才採用的。

李卓人議員：

初期是採用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初期是採用抓挖。

李卓人議員：

抓挖。

李國成先生：

即軟的泥和沙石，就用抓挖進行挖掘.....

李卓人議員：

那麼你是否知道該方法存在甚麼問題，以致後來要改用另一個方法呢？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也不清楚。但我在口頭上也曾問過Site Agent，他說遇上一些黏性岩層，因此需要採用BG 40 boring machine，因為它好像磨盤，遇着這種岩層，便要用它幫助挖掘。

李卓人議員：

後來當他採用BG 40 boring machine時，你有沒有告訴工程師他用了BG 40 boring machine呢？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工序或方法是否適當呢？

李國成先生：

其實我們沒有興趣向工程師問任何問題，我們只要求contractor重新submit Method Statement，因為當時我們恐防ISO會被人check到方法不同.....

李卓人議員：

所以當你看見他改用BG 40 boring machine，你便要求他再submit Method Statement。那麼，他們有沒有這樣做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他們沒有這樣做嗎？

李國成先生：

是。

李卓人議員：

你有沒有告訴上司，表示你們要求他發出Method Statement，但他沒有做到呢？

李國成先生：

有。

李卓人議員：

你向誰人說呢？是向工程師或.....

李國成先生：

我曾向工程師說過、也曾向Project Clerk of Works說過。

李卓人議員：

無論是工程師、或是你的Project Clerk of Works —— 你當時還未擔任Project Clerk of Works —— 他們當時對此有甚麼反應？即他們沒有反應還是怎樣呢？我不知道，你告訴他，你已要求他發出Method Statement.....

李國成先生：

他們並不感到有任何特別。

李卓人議員：

即他們沒有反應、沒有評論、沒有指示你再催促他嗎？

李國成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這件事就這樣完結了嗎？在這件事情上，你要求他再提交Method Statement，他們.....

李國成先生：

Contractor？

李卓人議員：

不，你的上司沒有作出評論，但他有沒有與你討論過：採用BG 40 boring machine的方法，本身是否可行呢？或你有沒有問他：這方法是否可行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沒有嗎？就這樣繼續進行工程嗎？總而言之，在該階段，你關注的問題，只是要求他提交Method Statement？

李國成先生：

對，不錯。

李卓人議員：

後來便不了了之？

李國成先生：

是。

李卓人議員：

後來，放下BG 40 boring machine，接着的工序是甚麼呢？是否已經可以挖掘到底呢？

李國成先生：

後期是否挖到底我就不知道，但初期採用這部機器時我們也留意到，當時我們擔心會否少了臨時套管呢？所以我看它數次，見他還是用抓挖，偶爾會採用BG 40 boring machine做，接着使用的方法看似一樣，所以情況沒有很大的變化。

李卓人議員：

但在挖掘過程中，你有否看到不尋常的事情呢？

李國成先生：

有一件事情，就是後期有人問我關於Supermud的事情。

李卓人議員：

“後期”是指哪個時期呢？

李國成先生：

在1月開始進行調查的時候。

李卓人議員：

調查的時候？但當時你們有否覺得任何不尋常之處呢？

李國成先生：

當時……

李卓人議員：

即正在挖掘的時候，你們有否留意到任何事情呢？

李國成先生：

只是在地盤留意到一些事情。我到site看過bored pile的中央，發覺到水的顏色有點呈白，便問工人究竟是甚麼原因呢？因為那些水應像黃泥水或其他水一般。工人說由於放入那些東西，礙於採用BG 40 boring machine很容易“燒”，於是使用它作潤滑用途。說罷我們也不大理會這件事情，因為BG 40 boring machine的確經常被擱在一旁修理，它組件的齒部不知道為何會壞了，因此我們都相信這是合理的。

李卓人議員：

你們有沒有向你的上司或項目工程師提及這件事情，表示看到的不是黃泥水，顏色好像有點白呢？

李國成先生：

我曾略作提及。

李卓人議員：

他怎樣說呢？

李國成先生：

當我們看他清理bored pile的水樣本時，拿出來的水，顏色與以往不同。以往當水經過沉澱，便像清水一般。當時，經過沉澱後，水仍然是白色，過了數天後，那層白色才會沉澱。

李卓人議員：

你向上司提及這件事情後，他有甚麼反應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太記得了，他應該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

李卓人議員：

但你也說過在後期，有人問你關於 Supermud 的事情，那麼當時你在地盤有沒有見過這類物料呢？

李國成先生：

我沒有多大留意。

李卓人議員：

有沒有人告訴你，會採用這類物料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人告訴我。

主席：

你是否清楚知道地盤裏存放了甚麼物料呢？還是你不太理會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是工字鐵、“皮鐵料”、“蛇皮筒”等物料，我們便會理會，因為我們要進行 test。

主席：

如果地盤裏有一包一包的東西，你會否去瞭解那是甚麼東西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整個地盤很空曠，而只見到一包東西，那當然會理會了。如果在整個走廊裏，只有一包東西，我也會留意。不過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整齊，所以不會那麼容易看到。

主席：

換言之，如果地盤裏有一包一包的東西，在當時地盤的實況裏，你有機會看不到，因為地盤裏有很多雜物。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的，不錯。

李卓人議員：

當時你和你的同事也留意不到任何事情，對嗎？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有否留意到，但他們沒有對我說過。

李卓人議員：

好，鑽完後，接着的工序是否inspection of rock head level呢？即挖掘.....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用BG 40 boring machine.....

李卓人議員：

對，不用理會，假設已全部挖完。

李國成先生：

當挖到已agree的深度，便當作已到達那個深度了。

李卓人議員：

當挖到那個深度後，你下一個工序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他會要求我們派任何一個代表去監察，然後量度，看看是否已到達那個深度。

李卓人議員：

這個過程是由rock head level發展到inspection of rock head level，還是屬於之前的程序呢？

李國成先生：

甚麼“之前”呢？不，其實第一次量度的深度，應該就是rock head level。這是最初的數支樁。如果是日間做的話，這個程序是很正確的。

李卓人議員：

總而言之，接着你們便量度，然後按照工程師指示認為應到達的level，互相作出比較。當你們作出比較的時候，有沒有任何不尋常的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即使WS看完後，與我匯報的深度，都是脗合的。

李卓人議員：

量度後的工序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量度後，他們開始再鑿入800的socket，即入石層。

李卓人議員：

入石層800後的工序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就是進行bell-out。

李卓人議員：

進行bell-out，你剛才說挖出sample給你看，那是在何時挖出來的呢？

李國成先生：

你是指日間抑或晚上呢？

李卓人議員：

我不理會是日間還是晚上。剛才你說量度完.....

主席：

是在rock head、founding抑或bell-out階段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是最初的，應該是在rock head階段。

主席：

即做完rock head之後。

李國成先生：

因為檢查完rock head level，應該初步知道了minimum達到哪個深度。如果量度後，發現確實入石800，便證明是已到達socket。

李卓人議員：

我的意思是程序上，先由你量度，還是首先挖出sample呢？

李國成先生：

先行量度，另外即場拿出rock head level的sample。

主席：

但是，inspection of rock head level是在日間進行，你剛才卻說在晚上進行……

李國成先生：

不是，後期並不是這樣。

主席：

不，請你看這頁紙，是編號為SC1-G0013的文件，請你看看時間是否正確。

李卓人議員：

主席，剛才李先生……

主席：

且讓李先生說。

李卓人議員：

請李先生解釋得清楚一點。剛才我聽到你說“Inspection time of Founding Level”是指他要求你到地盤看石樣本的時候，而非挖出石樣本的時候，所以這裏記錄的時間……

李國成先生：

可能是他認為剛剛到達rock head level，於是要求我們去地盤看；或之前我已經預計差不多到達rock head level，如果時間許可，我便在那裏等候他取出石樣本。至於會否因為在前一晚通宵工作，以致到達rock head level，然後在翌日早上才要求我們去看呢？我就不大清楚了。

李卓人議員：

即這數個情況也曾出現，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不錯。

李卓人議員：

有些情況是當要求你出去時，你真的看到；有些情況則是前一晚做完，在翌日才要求你去看。

李國成先生：

可能只差一點，其實已經達到rock head level，最主要是……

李卓人議員：

甚麼是“可能只差一點……已經達到rock head level”呢？甚麼是“差一點”？

李國成先生：

即可能只要多鑿兩次，便已經達到rock head level。

李卓人議員：

即可能快將到達rock head level，但他已預先請你去看？

李國成先生：

對，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

李卓人議員：

即會有3種情況：完成後請你去看、正在進行時請你去看，以及快將到達rock head level時，做給你看，共有3種情況，是嗎？

李國成先生：

無論那種情況，最主要是check深度，這才是最重要的。

李卓人議員：

即你認為最重要的是量度工序？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好，完成這項工序後，便入石800。關於這項工序，你需要看甚麼呢？在inspection time of founding level的工序，你做甚麼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是指檢查深度的時間。

李卓人議員：

當時你的同事在做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也是量度。

李卓人議員：

也是量度，即你們會進行兩次量度。

李國成先生：

正常程序是進行兩次量度。但在後期，如果是晚上施工的話，則偶爾會直接量度 **founding level**。

李卓人議員：

即如果晚上已到達 **rock head level**，第二天便達到 **founding level**，你只量度一次(因為在晚上量度不到)，你剛才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李國成先生：

我是這樣理解。

主席：

但是……

李國成先生：

可能因為日間檢查完了 **rock head level**後，晚上亦繼續施工，除非吞了兩天……

李卓人議員：

何謂“吞了兩天”呢？

李國成先生：

即是擱置了兩天，如果始終也鑿不到800深，我就不知道怎樣處理了。

主席：

李先生，因為你對地盤工序很熟悉，而我們議員卻不太熟悉，所以，第一，希望你說慢一點，並且清楚說明每個程序。我想問：你也有參與量度 **rock head level**，但其後你說可能兩個量度工序會合併成為一次，我們手上有一份編號為 **SC1-G0013** 的文件，當中有些 **records** 載列 **rock head level** 的 **inspection time**，每支樁都有。至於 **founding level**，除了兩支樁之外，其他每支樁都有 **inspection time**。你剛才是否說把兩個量度工序併合，但此情況只出現兩次？至於其他情況，都是每次均進行量度呢？

李國成先生：

可能只是這個case吧，我忘記了次數。我覺得曾發生過這些特殊情況。

李卓人議員：

那麼，情況屬於多抑或少呢？

李國成先生：

我真的記不起數量。

李卓人議員：

好，接着的程序是你檢查完800米的founding level，又已經量度了，應該量度兩次吧？

李國成先生：

是800mm嗎？

李卓人議員：

對，到了800mm，再量度一次。那裏有沒有出現過不尋常的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我的下屬看完深度後，回來也表示這是配合的，做得正確，所以沒有發覺有任何問題。

李卓人議員：

第三項是“Inspection time of Formed Bell-outs”，至於在該工序，你又檢查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這個程序在日間進行，當他開始工序時，最少會通知我們何時開始進行，我的下屬會監看鑽挖的位置，看看有否確實在該位置挖鑿。兩小時後，如果在每個位置都鑿完，並且OK，我們便收貨。

李卓人議員：

進行這項bell-out，通常需要多少時間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需要大約兩小時。

李卓人議員：

大約兩小時？你知不知道他用甚麼方法來做呢？

李國成先生：

他有一個稱為bell-out chisel.....

李卓人議員：

用bell-out chisel去做？

李國成先生：

把bell-out chisel吊下擴底(800米)，這部機器設有一個鑿，該鑿附有吊索用來上下移動，並會在agreed level劃定標記，以證明它鑿入石的深度，當吊索上下移動，便可以看到，我們是靠該條吊索去檢查。

李卓人議員：

即你依靠吊索來察看它上落的情況嗎？

李國成先生：

用這方法看下面的東西。在未採用這個chisel之前，我們也質疑過這方法，他曾從地面拿上來，向我們示範怎樣operate那個chisel，當時工程師也看過。

李卓人議員：

那麼說，在inspection time of formed bell-outs時，你們視察甚麼呢？你一直察看，依靠吊索的上下移動情況來知道挖掘情況。當知道他鑿完後，你們會視察甚麼東西呢？

李國成先生：

是檢查吊索所定的深度。可能經過計算後，發現吊索的深度多了1米半，便可證明bell-out chisel已鑿入石，符合訂定的數目了。於是便轉換另一個位置。因為他們最初放下chisel時，並沒有訂明方向，所以我們會要求他訂好方向，計算好chisel的闊度，如何保證完全遍及360度的擴濶度。他在臨時管面訂了10多個位置，用一些鉤子來定位，然後轉動chisel。我們只能在上面看到這個情況。

李卓人議員：

視察完了後，你們在bell-out還有甚麼工序呢？是否要看ultrasonic呢？接着是否ultrasonic呢？

李國成先生：

不，如果檢查它遍及的範圍也沒有問題，他們便可以繼續第二個step，即吊下“蛇皮筒”、吊下鋼筋籠和“吹水”，吹到一定的清潔程度後，便會要求我們視察，決定是否批准他們灌注石屎。

李卓人議員：

在“蛇皮筒”、吊下鋼筋籠和“吹水”3項工序裏，你們擔任甚麼角色呢？有甚麼可以察看呢？

李國成先生：

量度它的長度，看它的質料是不是……

李卓人議員：

量度長度是指鋼筋籠的長度？

李國成先生：

是鋼筋籠和“蛇皮筒”的長度，看看是否與我們agreed的bored pile深度脗合，但在視察時，第一個程序是橫放在地面讓我們量度。

李卓人議員：

你們有否看着他放下去呢？雖然橫放着讓你們量度，但你也知道有否放下去，你們有沒有看着他放下去呢？

李國成先生：

在後期時，我知道有些工序在晚上做完了，所以或不能看到箇中程序，雖然看着它做到7時，但翌日回來，已經接駁另一條“蛇皮筒”，我們只能在bored pile面看到“蛇皮筒”(即在水面看到)。

李卓人議員：

即在水面可以看到鋼筋籠和“蛇皮筒”。之前一晚你可能量度過，但有否放下該條呢？你們則不一定看到那個工序？

李國成先生：

當我們離開地盤的時候，他可能正在接駁第一節、第二節或第二節、第三節，即在接口燒焊。

李卓人議員：

即你們已在地面量度“蛇皮筒”的長度，而他可能正在燒焊，但到底你們未必一定……

李國成先生：

不，燒焊的意思是把它放入bored pile……

李卓人議員：

對，就是放下去。但你們未必……

李國成先生：

但之前當橫放着它時，我們已經檢查了一次。

李卓人議員：

但你未必看着整個工序，直至完全放它下去，翌日當你回到地盤，不再見到這些“蛇皮筒”，就當作全部已放下去，因為表面上，可以見到它，可否這樣說呢？

李國成先生：

可以這樣說。

主席：

會否未經你量度鋼筋籠，他已把它放下去呢？或當他開始進行這工序的時候，你已經下班呢？會否有這個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清楚這個情況，據我所知，當他們在進行工程時，若果等不及他們完工，雖然他仍繼續做，我們也會離開。

主席：

你們有沒有每一個量度的紀錄？即每支樁的鋼筋籠有多長，如果你曾量度，一定會有紀錄。我剛才的問題是：有沒有任何一支樁，是在你下班後才放下去，所以沒有人曾在地面量度過？還是翌日當你回來時，已把它們放下去，你只看到水面露出許多支東西。會否出現這個情況呢？還是你必會量度？因為根據你的紀錄，你曾經量度過。

李國成先生：

橫放在地面的，肯定曾經量度過，即這是……

主席：

你的意思是否在放入樁柱時，你才量度呢？

李國成先生：

不，之前會先行計算這支bored pile有多少米、需要駁多少個section，全部量度後，便讓我們check這批料，計算好……

主席：

但都是以每支樁來量度？

李國成先生：

因為同一時間不會做很多支……

主席：

為甚麼你肯定一定曾量度過呢？是不是因為有紀錄呢？有沒有紀錄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有一份form給我們查看。

主席：

有沒有form可供填上或簽署呢？

李國成先生：

是有form的。

主席：

要簽署的嗎？

李國成先生：

應該有一張form讓我們查看。

主席：

我的問題是：需不需要簽署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要。

主席：

要簽署的。

李卓人議員：

主席，在airlifting的程序，你又檢查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在水噴到隔沙井之前，我們會檢查它的清潔程度，如果取出水樣本來看，發現雜質很輕微，與我們最初和工程師協定的樣本相近，我們便批准他灌注石屎。

李卓人議員：

剛才說過很多遍表示看鋼筋籠、“吹水”，其實是由誰人去監察呢？是你呢？還是誰呢？

李國成先生：

最初我會帶領他們一起去，告訴他怎樣監察，後來大部分都由WS負責監察的。

李卓人議員：

WS，當時WS是誰人呢？

李國成先生：

最初那一段工程的WS，應該是姓鄧的，後期的是姓薛的。

李卓人議員：

你在開始時帶領他們去，然後一直由他們監察，如果他們發現到甚麼就要向你匯報。那麼，他們有否告訴你任何不尋常的地方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沒有說過其他東西。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我還想多問一些較早時的問題，大約兩個問題。

主席：

好，你再多問兩個問題，如果你未有問及，我會再問李先生一個問題。你先問吧。

李卓人議員：

以你個人的經驗，在97至98年間的工程監工，普遍來說，是否沒有很多打樁經驗呢？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由於bored pile較新，至於是否人人都沒有這種經驗，卻並不一定。如果打工字樁，我在此方面的經驗則較多；至於bored pile，如果剛到地盤才第一次接觸，那麼經驗便會較少。

李卓人議員：

其他人呢？就一般評論來說，你覺得是否多數人沒有打樁經驗，我的意思是多數有工字樁而沒有bored pile的打樁經驗？這是因為bored pile較新。

李國成先生：

有些人可能沒有打樁經驗，因為可能做了10多年都是做superstructure的工作也不奇怪。

李卓人議員：

你們一級和二級工程監工，通常平均有多少年工作經驗呢？

李國成先生：

你指工程監工抑或監督呢？

李卓人議員：

工程監工。

李國成先生：

即WS嗎？

主席：

Works Supervisor嗎？你指Works Supervisor抑或Clerk of Works呢？

李卓人議員：

我的意思是Clerk of Works。

主席：

Clerk of Works是工程監督。

李國成先生：

可否重複你的問題呢？

李卓人議員：

即如果你們作為工程監督，通常擁有多少年工作經驗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就這方面作出統計，我想至少是10年經驗吧。

李卓人議員：

通常你們決定把員工晉升至ACOW、COW的時候，會否看看他們有沒有打樁經驗而決定是否晉升他？還是正如你剛才所說般，有些人可能只會做superstructure呢？

李國成先生：

這肯定是。

李卓人議員：

你自己覺得 —— 你說bored pile較新 —— 那麼，房署有否給予機會，讓你們那一級的工程監督接受培訓，以便更多認識bored pile或新的工程技術呢？培訓如何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沒有培訓？

李國成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你們有沒有規定在一年內某些時間，例如有培訓假期或培訓項目，需要你們上課，這種情況是否經常出現呢？

李國成先生：

近期上課都是關於電腦等方面。

李卓人議員：

別說近期的事情。當時(在98年)或之前呢？不要只談電腦；有沒有在工程技術方面為你們提供訓練呢？

李國成先生：

據我所知，當時曾為WS提供技術課程，讓他們上課，學習實際.....都是關於上蓋，例如怎樣進行批盪、髹漆、怎樣監管等.....

李卓人議員：

你說的是WS，但你們工程監督.....

李國成先生：

應該沒有。

李卓人議員：

沒有？你覺得項目工程師給予你們的指導和專業指示，是否足以幫助你應付日常工作呢？你覺得在專業方面，你獲得的支援是否足夠呢？

李國成先生：

我覺得他們的反應稍慢。

李卓人議員：

只是當你問他們，才會有反應稍慢的情況。其實，除了反應稍慢外，他有沒有主動向你表示，你要注意哪些事情，或你要怎樣特別做你的工作等，是否經常有這方面的指引呢？

李國成先生：

好像沒有甚麼印象。

李卓人議員：

你對於你自己或工程監工，在監察打樁工程方面和監察工程質素的能力，你對下屬的信心有多大呢？

李國成先生：

可能由於已工作這麼多年，我已經習慣經常調動的情況。部門既然給予我人手，我便利用有關人手。如果我發覺不到任何特別的事情(例如員工懶散)，在這個地基我發覺不到這情況；至於其他方面，例如偶爾抽查一次也發覺不到任何問題，我便要相信他、依靠他做。

李卓人議員：

但你對自己的各方面，例如對這類打樁工程的監察能力，你有沒有信心呢？

李國成先生：

當時我非常有信心。

李卓人議員：

當時你非常有信心？

主席：

為甚麼非常有信心呢？你只有4至5個月的經驗。

李國成先生：

因為我看過Method Statement，發覺與我之前的工作差不多，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check到深度，他們便無所遁形(當然現在說來，已是廢話)。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我再沒有問題。

主席：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希望李先生回憶有關當時bell-out的情況。剛才你回答李議員時表示，每次做bell-out需時兩小時。你說“兩小時”是因為當時承建商做了兩小時，抑或你知道做bell-out需時兩小時，還是從哪些文獻中知道做bell-out需要兩小時呢？

李國成先生：

最主要是當第一次做bell-out時，他做了demonstration，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需要兩小時。

主席：

由誰人做demonstration呢？

李國成先生：

Main contractor。

主席：

不是在這個地盤？

李國成先生：

是在這個地盤。

主席：

是在這個地盤？Main contractor demonstrate了.....

李國成先生：

對，main contractor向我們示範了一次，由開始挖掘的時間起，我們看着他一直挖掘到底，然後派員工去看，員工說已完成整次挖掘，當完成所有程序後，我們看到上面的吊索也達到有關距離，所以便當作擴底已完成了。當時的時間全長大約是兩小時。

主席：

好，謝謝。各位委員，我們現在休息大約10分鐘。然後接着便由陳婉嫻議員發問。

(研訊於下午4時10分休會)

(研訊於下午4時23分繼續)

主席：

好，各位同事，我們現在繼續今天的研訊。我想提醒李先生，你仍然是在宣誓之下作供。

李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只是澄清一點而已。以我們掌握的資料，當你仍是助理工程監督的時候，你的上司陳鉅超先生，提交了一份申請，是關於地盤員工在7時後工作可獲得額外的OT津貼。這項申請在6月提交，在7月獲得批准。你是否知悉此事呢？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主席：

後來你在7月尾、8月初晉升為PCOW.....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當時你和陳先生交接時，他亦沒有向你提起此事？即已批准員工在7時後工作可取得額外OT。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主席：

完全沒有？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主席：

你會否因為收不到這個信息而覺得奇怪呢？既然已批准了，那麼還有甚麼問題呢？

李國成先生：

以我的記憶，Senior Clerk of Works曾口頭上對我說過，申請不獲批准。

主席：

Senior Clerk of Works，即謝先生？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他何時向你說不獲批准呢？

李國成先生：

我忘記了日期。總之是親口說過的。

主席：

OK。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

主席，謝謝你。我想問李先生，你剛才回應李卓人議員時，你表示以為這樣做，並沒有問題。但我想問：你是否知道署理助理署長在1998年7月10日向員工發出過有關監督大口徑鑽孔樁的指引呢？

主席：

剛才問過了。他說夾附的covering letter好像有些印象，而對指引本身則沒有記憶了。

陳婉嫻議員：

我剛來到時，陳鑑林議員正詢問這問題？

主席：

陳議員已問了這問題，李先生已回答了。

陳婉嫻議員：

即你不清楚此事的？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但我想再跟進這個問題。由於指引是在1998年7月的，而你在數個月之前已經到任該職位。但你不知道此事，你有否感到奇怪呢？

李國成先生：

你意思是不知道內容，還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

這件事。

主席：

我認為李先生已給予了證供，指出他應該知道已發出了指引……

陳婉嫻議員：

但不知道具體……

主席：

他對曾收這封信件有點印象，但對具體內容便沒有多大記憶了。

陳婉嫻議員：

主席，從較早前其他證人的證供，我們得知，由於房屋署吸取了一些私人地盤的經驗，因此作出了這個似乎是很重大的措施。李先生作為這個項目的助理工程監督，此項目又是採用大口徑鑽孔樁，我奇怪為甚麼李先生只知道有這件事，而不知道具體內容。我想問李先生，你的感受如何呢？你覺得這樣做是否正確呢？

李國成先生：

你意思是我忘記了此事？

陳婉嫻議員：

因為你本身是助理工程監督，你是負責整個地盤，而該地盤正採用大口徑鑽孔樁。你剛才回應我的同事時，你說只是印象上覺得有這件事，而不知道具體的內容。剛才我已向你提供了一些背景，當時助理署長發出這些通告的原因，是由於私人地盤在這方面出了很多問題，因此指示所有房屋署屬下有關大口徑鑽孔樁的地盤，都要進行比較嚴謹的監督。

李國成先生：

我所說的是：剛才我看了這份文件，我有點印象是曾經看過。但如果問我內容，我便不能說我仍記得當中所說的內容。如果是在7月時發出了這份文件，其實.....便沒有問題。即是說，如果是在較早前發出，也許工程師可以要求停止在晚上進行所有工序，每個程序都規定要在日間進行，那便應該不會出現問題。

陳婉嫻議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的問題不是具體的事項；我只是有點奇怪，作為這個職位的人員，你對於一個這麼重要的指引，只能記起有這件事，但不知道具體的內容。我問的便是這一點。

李國成先生：

我現在記不起，因為相隔太久了。

陳婉嫻議員：

OK。我想問有關鋼筋的運送、貯存和耗用數量方面的問題。房屋署有沒有標準的記錄方法，藉以查核在某個日期所建造的樁柱與所需的鋼筋數量是否脗合呢？有沒有這樣的工作程序呢？

李國成先生：

正常的紀錄會載列運抵地盤的材料有多少噸、甚麼size等。至於哪一批鋼筋用在哪裏等的資料，可能沒辦法detail地追查到。只能查到某批鋼筋在哪時候運抵哪個地盤而已。

陳婉嫻議員：

即只能追查到某地盤接收了一批鋼筋，及其規格如何；至於鋼筋是用在窗台還是廁所，便不能追查了，對嗎？

李國成先生：

這一定有很清晰的location。因為鋼筋運抵地盤時，他們必須提供足夠的document，讓我們查驗鋼筋、核實certificate等，全部test result都備妥後，才會讓他們“開料”，使用那批鋼筋的。

陳婉嫻議員：

我想問：有沒有辦法防止任何人在半夜從地盤偷走鋼筋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

陳婉嫻議員：

地盤管理。有沒有這種做法呢？

李國成先生：

很難。除非是有大量的鋼筋失蹤，否則不會引起我們懷疑的。在晚上有人在地盤出入，由於我們沒有派員看守，我們沒有可能會知道的。

陳婉嫻議員：

即是說在7時後便沒有人到場監察了？

李國成先生：

沒錯。

陳婉嫻議員：

他們進出地盤，你亦不會知道？

李國成先生：

沒錯。

陳婉嫻議員：

是靠承建商的誠信，對嗎？

李國成先生：

可以這樣說。

陳婉嫻議員：

OK。我想問：在安裝鋼筋籠和永久樁模時，承建商會有甚麼人士在場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Foreman，有時是Site Agent等人。

陳婉嫻議員：

你是否確定會有這些承建商的人員在場呢？

李國成先生：

這不敢肯定，因為我不是親自到工地監察的。

陳婉嫻議員：

那你如何得知剛才的情況呢？

李國成先生：

當我到工地視察其他事項時可以看到。如果他們要求我們視察的事項，都會有他們公司的代表。

陳婉嫻議員：

我想問：按照工程監工手冊EI-1204(2)和(3)，說明項目工程監督有責任在安裝鋼筋籠前，檢查鋼筋籠的大小和鋼筋之間的疏密度等。你剛才回應李卓人議員時說：你是有量度的。那你們有否檢查我所描述的部分呢？

李國成先生：

當他們把鋼筋扎成不同sections後，會通知我們到場檢查。我們會量度各個section的總長度，檢查是否與bored pile的實際深度脗合。

至於把鋼筋籠接駁，並放在bored pile中的工序，舉例來說，當接駁第二、第三個section時，是我們下班的時間，他們會繼續在晚上工作，我們則不能監察這部分了。

陳婉嫻議員：

我先談你監察的部分。那是否由你或你的屬下來監督呢？還是有其他安排呢？

李國成先生：

多數由WS監察。

陳婉嫻議員：

不是你？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那麼，有關項目的工程監督曾否指導你們如何進行監督呢？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指哪項呢？

陳婉嫻議員：

有關鋼筋籠的駁口、密度等事項。

李國成先生：

是按照工程師批出的圖則來驗收的。

陳婉嫻議員：

即你屬下的同事，是按照圖則來工作？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我又想問：你有否詢問過你屬下的同事，瞭解他們如何監督這些工作，如何執行工程師的指引呢？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指如何去check那些鋼筋籠，還是其他事情？

陳婉嫻議員：

是。

李國成先生：

每當有同事第一次進行監督，我都會陪同他到場檢查的，我會與他提及有關的事宜；之後我偶爾查問他，他亦能夠回答的。

陳婉嫻議員：

即他亦是按照工程師的指引來工作的？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但你剛才說，日間可能會檢查到，但晚上當你們下班後，會如何處理呢？

李國成先生：

舉例來說，他們在晚上做鋼筋籠，翌日放在bored pile的表面，我們可以看到一部分。對於這情況，我們(其實WS亦曾向我提出)也懷疑過鋼筋是否齊全？我們曾要求他們抽起鋼筋籠，檢查樁柱

內是否真有鋼筋。我們至少看到地面以下有兩個sections，情況好像妥當。另外，我們亦有反映在晚上施工的情況，並詢問應否批准他們如此做，即這樣進行一些我們不能監察的工序？

陳婉嫻議員：

那項目工程監督如何回應呢？

李國成先生：

這是由工程師回答的。

陳婉嫻議員：

他如何回答呢？

李國成先生：

正如剛才所述的情況一般。即正常來說，在表面看到，便代表整支樁柱都有鋼筋籠；而且由於當時地盤不會貯存太多物料，通常只有一、兩個物料，我們周圍看過也發現不到；他們既然已辛苦地挖了這麼深，證明應該已經放了進去。

陳婉嫻議員：

即用一種信任他們的態度嗎？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不太清楚。

陳婉嫻議員：

你曾與你的上司反映過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工程師。

陳婉嫻議員：

是。他亦覺得無所謂？

李國成先生：

可以這樣說。

陳婉嫻議員：

那他有否規定，在出現了哪些問題後，才應向他呈報呢？

李國成先生：

其實每當發現任何問題，我都會致電告知他的。總之每當我遇到或察覺一些認為是不尋常的事項，我便會聯絡他，並要求他親自到地盤視察。到了8月份，當我擔任Project Clerk of Works時，甚至每逢發現任何質素欠佳的工序，我都會要求他到地盤，協助敦促contractor。另外我們會發出一份site memo。

陳婉嫻議員：

那你是否憑你在地盤的經驗和敏銳能力來監察這些事項呢？還是倚靠甚麼來進行監察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看到的事項，當然是靠我自己；但很多時也靠同事feedback，指出他們不按照程序來施工。對於這些明顯的事項，我們會馬上發出site memo警告他們。

陳婉嫻議員：

讓我舉一個例：你和你的屬下是否知道施工說明書指出，承建商要先進行氣壓推吸，才能安裝鋼筋籠，你是否知道這個工序呢？

李國成先生：

這是初步的、粗略的“清底”工序。如果不清理底部的泥土，可能放不下鋼筋籠。後期的“吹水”工序，則是吸走一些細微的東西，這是為了預備灌注石屎。

陳婉嫻議員：

即是說，你屬下所有員工，也知道施工說明書是如此規定的嗎？

李國成先生：

應該知道。

陳婉嫻議員：

那他們應否監督他們進行工序呢？

李國成先生：

檢查水樣本時便會；至於會否監察每條喉管的接駁工序，那則未必。通常是接駁完成後，便通知我們到場檢查。

陳婉嫻議員：

施工說明書清楚說明，承建商要完成了這系列的動作，才可以放下鋼筋籠的。而你不是親自在場檢驗的，只是由他們通知你工序已完成，對嗎？

李國成先生：

你是指“吹水”工序？

陳婉嫻議員：

是，沒錯。

李國成先生：

這個我不太記得。但總之當他們通知我們檢查“吹水”工序時，那條pipe已經放進了去。

陳婉嫻議員：

你等一等。我要弄清楚，“氣壓推吸”是否即是“吹水”呢？我想應該不是。主席，兩者是否一樣呢？

主席：

Airlifting。應該可能是。

陳婉嫻議員：

算是“吹水”的。李卓人議員是熟悉的。這即是“吹水”了。

主席：

“吹水”即 airlifting，airlifting 即氣壓推吸。

陳婉嫻議員：

我便想問：根據施德論報告——剛才你說應該已做了一承建商並沒有按照上述施工程序來做。你剛才說有，但施德論報告說沒有。

李國成先生：

沒有甚麼？

陳婉嫻議員：

有關你剛才說的氣壓推吸，你說有這個工序；但施德論報告則指出，承建商沒有進行這個施工程序。

李國成先生：

每次都有的。因為在灌注石屎前，一定會通知我們到場檢查的。

陳婉嫻議員：

也許請你參閱 SC1-H0019/YCK，請你看看當中內容。

主席：

李先生，你可否向我們簡略描述一下，你當時是如何檢查這個工序的呢？例如他們已完成了 bell-out，然後便是清潔……

李國成先生：

初步清潔。

主席：

初步清潔。

李國成先生：

然後便是放“蛇皮筒”和鋼筋籠。

主席：

是。

李國成先生：

而“吹水”便是最後期的。

主席：

最後清潔。然後……

李國成先生：

是。完成後便通知我們視察“吹水”的情況，即水的清晰度如何。

主席：

但程序會否如施德論報告書中提及那般，應該先做了airlifting才安裝鋼筋籠和永久樁模；而不是像你描述般，首先進行初步清潔，接着便安裝，然後才做airlifting。你似乎是描述這樣的工序，但正當的做法是否如此呢？

李國成先生：

不是。

主席：

還是如較早前我們從施德論報告中所理解，應該完全清潔，完成airlifting，然後才放鋼筋籠和樁模。以你理解，哪一程序才是正確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做兩次的便正確，因為最初在挖掘時……

主席：

但第一次清潔不是airlifting；第一次清潔不是氣壓推吸。初步清潔似乎和這有點不同。

李國成先生：

以我的理解，兩次清潔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主席：

是。

李國成先生：

但當時他們不會通知我們檢查其清潔程度，只是為了方便他們把“蛇皮筒”和鋼筋籠放進去。

主席：

是。

李國成先生：

到後期的“吹水”程序，才會要求我們視察。因為在那時，他們才準備就緒，可以開始灌注石屎。

主席：

OK，好，明白了。沒有問題，清楚了。

陳婉嫻議員：

OK。那你有沒有看……不知道剛才的文件有沒有看過呢？

主席：

施德論報告書？

陳婉嫻議員：

是。

主席：

我想那份文件很厚的。

陳婉嫻議員：

OK。即他不知道有這樣的內容。李先生，你不知道的，對嗎？你是否知道有這份報告書的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看過。因為報告完成後，沒有給我。

陳婉嫻議員：

OK。當中提及有關這方面——我不知道當中所提及的步驟，是指之前或之後的步驟——提出在這個步驟，承建商沒有按照施工說明書所指的次序來進行。即使我現在問你，你亦不知道吧。根本上，你是不知道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陳婉嫻議員：

那實際有關施工說明書，作為你這個職位，是否應該熟悉施工說明書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

陳婉嫻議員：

你覺得你進行的步驟符合施工說明書，對嗎？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

陳婉嫻議員：

而不是如施德論報告那麼說？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OK。我繼續問你一些有關工程監督手冊(EI)的問題。EI-1204(6)指出，工程監督有責任確保永久樁模和泥土之間的空間，需要按工程師批准的方法妥善填好。你是否知道這方面內容呢？

李國成先生：

可否重複一次？

陳婉嫻議員：

我重複一次，工程監督手冊EI-1204(6)指出，工程監督有責任確保永久樁模和泥土之間的空間，是按照工程師批准的方法妥善填好的。這是很技術性的事宜。我想問：你是否知道手冊內對這方面的要求呢？

李國成先生：

有，有印象。

陳婉嫻議員：

有印象。應該是你經常使用的一個工具，對嗎？

李國成先生：

因為每支bored pile都要進行的。

陳婉嫻議員：

是，這是你必需的“ABC”。我覺得在這方面，你也要求屬下的員工，都按照這個手冊工作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他們有否照做呢？

李國成先生：

當我詢問他們，他們亦回答“有”。

陳婉嫻議員：

是有照做的。那你有否在現場監察他們是否真正做了呢？他們是口頭上回答“有”，但客觀上有沒有做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能肯定地回答你。因為我不是陪同他們出去工作的。

陳婉嫻議員：

即你相信他們所說的？

李國成先生：

沒錯。

陳婉嫻議員：

即是說，作為你的職位，你按照手冊的條款告訴你屬下同事，你便理所當然地相信他們，覺得他們一定會按照手冊行事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差不多。

陳婉嫻議員：

OK，我想請問：當你擔任這工作時，有關這類施工手冊，你是否也採用現時這種方法，即用一種信任的制度行事？

李國成先生：

我不大明白你問題的意思。

陳婉嫻議員：

我是說，有關工程監督手冊的條款。理論上，你須告訴屬下員工，你剛才表示在告訴他們後，理論上他們會依照手冊工作。我問你有否監察他們是否依照手冊工作，你則答說沒有，只是相信而已。故此，我想問：慣常的做法是否正如你剛才所說一般，是用一種信任的制度來進行監督呢？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這點，第一，須視乎人手；第二，應該是反過來說，會視乎有甚麼跡象令我不信任他，我才會花點時間貼身監察。

陳婉嫻議員：

甚麼叫“跡象”？是否樣貌忠實便獲得你信任，樣貌奸狡便不獲信任？

李國成先生：

不是，如果他問非所答，即剛已教導他，他也不能回答，這樣便可以察覺出來。

陳婉嫻議員：

大致上，你的運作也是採用這種信任制度？

李國成先生：

這一定是信任的。

主席：

你有否嘗試抽查呢？除了向他提問，而他又能回答外，你有否採用一些突擊方式、或突然在某天抽查某項工程，從而衡量在監管方面是否處理妥當？有否這樣做呢？

李國成先生：

當我們一起出外視察時會有。

主席：

但你自行抽查就……

李國成先生：

之後再去抽查，則我便沒有。

陳婉嫻議員：

不過，對承建商方面進行抽查，你似乎有。即當他們把鋼筋籠放下，有時你也會前往視察，因為在晚上，你不能視察到。至於自己屬下的工作，你則沒有這樣做？

李國成先生：

你意思是指他們視察工程及向我匯報後，我會否再check一次？我沒有這樣做。

陳婉嫻議員：

那我想問：你有否與屬下監察整個鋼筋籠的接駁工序呢？有否這樣做？

李國成先生：

他們晚上開工的程序？在那段時間則沒有。因為我們下班前，他們正進行接駁工程，當我們下班時，他們仍繼續進行接駁工作。我記得有些情況是這樣。

陳婉嫻議員：

即是說：在工作時間內，你們會進行監察，下班後則沒有進行監察，是嗎？

李國成先生：

是的，在下午7時以後。

陳婉嫻議員：

我想請問類似這些接駁，以一個鋼筋籠來說，是否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李國成先生：

當然是的。

陳婉嫻議員：

你有否將這種情況向上級的工程師匯報？說明在下班後便沒有人員監察他們的工作情況？

李國成先生：

有的。

陳婉嫻議員：

上級的工程師如何指示你？

李國成先生：

我發覺他們沒有任何行動。

陳婉嫻議員：

那是甚麼意思？

李國成先生：

其實，我希望有兩方面，一，我們延長工作時間，派員進行監察；二，要求承建商停止當時的工作。

主席：

李先生，你當時對這方面是否存有很大意見？

李國成先生：

較為有一點直覺。

主席：

你向工程師及上司PCOW曾經提過，當時你與上司或工程師的溝通，是否只用口頭方式？

李國成先生：

是的。

主席：

即沒有minutes、其他方式或你用信件，即.....

李國成先生：

沒有的。如果動輒也收到一封信件，我相信.....

主席：

我不是指“動輒”，因為你當時曾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我並不是指“動輒”，那是因為你特別關注我才這樣提出。你認為那麼重要

的事情，有否任何書面文件記錄在案，表示你當時對這事並不太開心，認為可能會有不妥善的情況？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主席：

都沒有。

陳婉嫻議員：

我想請問：根據施德論報告附錄2.9，文件編號是SC1-H0019/YCK號文件，指出接駁D座安裝鋼筋籠時，差不多全部工程都由你兩位同事視察，你知否這情況？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由我兩名屬下簽名，是嗎？

陳婉嫻議員：

是的，由你們兩名監工，即薛先生及鄧先生進行視察。

主席：

Works Supervisor，即全部由Works Supervisor視察？

李國成先生：

是的，大部分都由他們負責。

陳婉嫻議員：

為何會這樣？

主席：

不是“大部分”，剛才的問題是“全部”。

陳婉嫻議員：

是，全部。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不能肯定地記起。

陳婉嫻議員：

為何會有這種安排？

李國成先生：

那是時間上的分配。

陳婉嫻議員：

你覺得這種管理方法，大致上你們採用一種信任制度，但經常都全部由他們兩人做，你有否考慮在管理上，這種監察方式好像有點不理想？你當時有否這種想法？還是你認為這是正常的，由他們兩人負責是正確的？

李國成先生：

當時無法想到這一點，但我們通常會視乎有關的資源分配，希望人手越多越好。我只想這點。不過，事實歸事實，有多少人手便只有多少人手。

陳婉嫻議員：

你有否告訴上級，由這兩位同事負責全部工作是個合理的安排？

李國成先生：

並沒有特別提出這點。

陳婉嫻議員：

那麼你上司是否知悉這種情況？

李國成先生：

你指哪一位上司，工程師、還是其他？

陳婉嫻議員：

工程師。

李國成先生：

相信他既然簽署或知道我們的人手如何分配，他亦應該知道的。

陳婉嫻議員：

項目工程監督呢？

李國成先生：

他亦應該知道。

陳婉嫻議員：

他們都知道這情況？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他們亦無異議？

李國成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其他地盤，房署是否亦用同樣做法？

李國成先生：

其他地盤，我不知道。相信這麼多年以來，正常分配也是如此。

陳婉嫻議員：

你指過去一直都是這種情況？

李國成先生：

視乎人手吧。

陳婉嫻議員：

如果有人手，你們是否覺得較多人負責，會較為理想，是嗎？

李國成先生：

這個當然。

陳婉嫻議員：

你覺得較理想，是否從監察上，認為較理想呢？

李國成先生：

肯定是。

陳婉嫻議員：

OK。我想問你：通常鋼筋籠的接駁大約需時多久？

李國成先生：

這點並沒有特別統計，我相信也需個多小時，或者兩小時吧。

陳婉嫻議員：

你有否察覺，這項接駁工作多數在那個時段進行？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較多在下午進行。因為我記得，每次他們都不能在我下班前完成的。

陳婉嫻議員：

在所有接駁工程，有人員在場監察的工程，在比例上佔多少？至於沒有人員在場監察的，又佔多少？有否這種印象？

李國成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大約呢？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大部分吧。

陳婉嫻議員：

都是在你們下班後進行？

李國成先生：

如果他們已開始接駁工程的話，便會繼續。

主席：

“大部分”指是有還是沒有？

李國成先生：

晚上有做。

主席：

即大部分在晚上做？

李國成先生：

是的，可能的話。

主席：

大部分在晚上做，少部分在日間做？

李國成先生：

即在下班時間後仍然繼續做。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大部分在下班時間之後做。

陳婉嫻議員：

我想問一問：如果這種情況，你有否與上司說，有關的接駁工程是在你下班後才做呢？

李國成先生：

我有提過這一點。

陳婉嫻議員：

他怎樣說？

李國成先生：

他沒有order要求他們停工，亦沒有要求我們開OT進行監察。

主席：

OK。

李國成先生：

我剛才已回答，我們只得兩個選擇。

陳婉嫻議員：

此外，我又想問一問有關sonic tubes的問題，你與負責鋼筋接駁的地盤人員，是否知悉如何確保sonic tubes不會有gap？

李國成先生：

以我所知，這個只是燒焊接駁，並沒有特別表示須在安裝前進行test。我們只視察他們在灌注石屎前，有否在上面封蓋(cover)。

陳婉嫻議員：

我指技術方面，如何確保他們在灌注石屎時，不會有阻塞，有否想過這問題？

李國成先生：

灌注石屎時不會阻塞sonic tubes？

陳婉嫻議員：

對。

李國成先生：

他應該先注水，而不是空的，我所知的僅有這點。以及上面的cover的燒焊須妥善，免致石屎流入那條管道內。

陳婉嫻議員：

這兩項步驟的工作，你們有否派人監察？

李國成先生：

當視察頂部時，也可以看到的。

陳婉嫻議員：

可以看到的？

李國成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就這方面，我還想問一問：你、承建商抑或你的屬下有否這方面的技術及經驗？

李國成先生：

我以前負責地盤時，曾經視察過。

陳婉嫻議員：

你覺得如果有類似這些事情，應該怎樣做？

李國成先生：

我發覺，以前的地盤都很正常，沒有甚麼特別事項。

陳婉嫻議員：

你轄下的監工，他們在這方面有否任何意見向上(即你們)反映呢？

李國成先生：

進行工程時並沒有反映任何意見。但後期想進行test時發覺經常阻塞，那時便提出疑問。為何會這麼差呢？意思就是這樣。

陳婉嫻議員：

由於這種“差”的情況已存在，我想問：你們實際做工程時，有沒有人提過這些問題呢？你或你的同事？

李國成先生：

應該沒有。

陳婉嫻議員：

沒有人提出過？

李國成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主席，我還想多提問一個問題。

主席：

好。

陳婉嫻議員：

按照我曾參閱的資料顯示，承建商曾經從高處擲下鋼筋籠，希望這樣可令它穿越到深處，你是否知道這些情況？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陳婉嫻議員：

完全不知道？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陳婉嫻議員：

有沒有人提及這些情況？

李國成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完全沒有的？

李國成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主席女士，我的提問到此為止。

主席：

好的。謝謝。

我想問一問李先生，因為有很多工序，其實也是由你們的工程監工來監察。你表示不是整天留在地盤，偶爾才前往視察，很多時間會留在寫字樓。例如剛才陳議員提到安裝鋼筋籠的時候，全部也由工程監工監察，他們究竟是否熟悉怎樣進行監察？你有否教導他們如何監察呢？

李國成先生：

有的。

主席：

是否你已確保每一項工序，都有教導過他們如何監察？

李國成先生：

正確。

主席：

包括如何監察鋼筋籠的安裝？

李國成先生：

是的。

主席：

OK，好的。呂明華議員。

呂明華議員：

謝謝主席。我只問幾個簡單關於ISO 9000的問題，所有承建商都有ISO的，你們的職責是否監督承建商必須根據ISO的手續及程序來施工，以保證產品的質量？

李國成先生：

這個問題我不大明白。

呂明華議員：

即所有的承建商都有一套ISO 9000的施工程序，你們的職責是否監督承建商必須按照所訂的程序來建築呢？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監察承建商是否依照我們的標準及圖則等事項，這點肯定是。至於他們是否根據ISO的施工程序，這點我則不清楚了。

呂明華議員：

如果這樣的話，由於整個施工過程有很多critical stages(關鍵性的步驟)，那麼他們的QC人員、質量保證工程師和你們的工程師，是否大家同時檢查完成工序後的結果呢？

李國成先生：

你是指過程的檢查，還是哪一個stage？

呂明華議員：

例如當你量度深度、樁柱挖孔的深度，是否大家一齊量度？還是由他們量度後再通知你是多少尺，然後由你簽署？

李國成先生：

這些工作是我們的同事進行量度。

呂明華議員：

親自量度？

李國成先生：

即由我們的Works Supervisor量度。

呂明華議員：

量度之後，他們的工程師有否簽署？

李國成先生：

有的。

呂明華議員：

大家也有簽署？

李國成先生：

是的。

呂明華議員：

是否有紀錄？

李國成先生：

是的。

呂明華議員：

這些紀錄可以翻查來看？

李國成先生：

應該可以。

呂明華議員：

那麼其他工序呢？例如鑽孔有否達到岩石層、bell-out等所有工序，大家都有co-sign(同時簽署)的？

李國成先生：

應該有。

呂明華議員：

應該有？還是實際上也有？

李國成先生：

我記得有一張F26填報這些資料，要求我們視察，視察後再簽署。是雙方。

主席：

雙方——問題須問清楚，因為呂議員是問co-sign，請你再解釋清楚一點，是誰co-sign，哪兩位或多過兩位簽署？

李國成先生：

Contractor方面是Site Agent和QCE，而我們則是在Works Supervisor檢驗完畢後簽署，再由Project Clerk of Works countersign。

主席：

即總共有4個人簽署？

李國成先生：

最後，再送交Engineer簽署。

主席：

那應該有5個人簽署？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

呂明華議員：

即所有重要工序都曾這樣做？

李國成先生：

對，不錯。

呂明華議員：

OK。作為助理工程監督，你當時負責多少個工地？

李國成先生：

作為助理工程監督的時間，我只是負責該期的工作。

呂明華議員：

只負責監督該期的工程，那你是否全日均在地盤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對的。

呂明華議員：

全日留在地盤？

李國成先生：

是。

呂明華議員：

雖然全日留在地盤，但你倚賴屬下進行視察，而沒有親往視察，是否這樣？

李國成先生：

如果有時間，我也會前往視察。

呂明華議員：

除了這項工作外，在其他時間，你做甚麼工作？

李國成先生：

因為有數座樓宇也有H piles的物料，這些我們都要視察。例如：審閱圖則、document及record，預備progress等，亦要檢查contractor所submit的東西有否遺漏等。

呂明華議員：

作為地盤的助理工程監督，你認為甚麼事情重要呢？在主要工序完成後進行監察重要，還是審閱圖則較為重要呢？否則，為何不親自前往視察？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各項工作也同樣重要。

呂明華議員：

我想再問：圖則是比較遲審閱，當工序……

李國成先生：

不是，圖則不可遲了審閱，必須審閱圖則是否正確及有否錯誤，先弄清楚、理解後才可以動工。

呂明華議員：

對，如果你不往地盤視察，又如何得悉圖則是否出錯？是否拿着圖則前往地盤審閱？還是你在寫字樓審閱圖則，地盤方面，則由助手視察實際施工情況？

李國成先生：

其實，如果指bored pile工程，當他負責量度深度時，我則須審閱其他圖則，那是將會接着進行的工程，並不是當他前往視察，我才審閱bored pile的圖則。

呂明華議員：

對。

李國成先生：

即是說，我們分配人手方面，當工程正在進行(並非第一天做的工序)，有關工序完成後，我們便須分配時間顧及其他方面的事情。

呂明華議員：

是的，因為你只負責樁柱工程，樁柱的critical stages只有數個，你應瞭如指掌，一切都很清楚知道吧？

李國成先生：

你是指“清楚知道”哪一方面？

呂明華議員：

例如深度、量度的方法或其他……當你審閱圖則，究竟審閱甚麼呢？都是審閱這些事項吧？

李國成先生：

我當然不會要求他量度那支bored pile，而我則審閱那支bored pile的圖則，我不是坐在寫字樓而叫他前往視察，而是我也須兼顧其他座樓宇的工程，即看看其他block(座)樓宇有甚麼問題，並跟進其他事項。

呂明華議員：

我最主要想問一問：你在工地任監督時，其實，你是否主要倚靠屬下四處進行視察，自己則坐在辦公室審閱圖則？

李國成先生：

不是，當工程到了實質階段，如果他們有本身的工作，我便前往視察。我認為應該這樣分配工作時間，基於人手所限，我們須各施所長，我沒可能反過來，自己前往量度深度，而要求他們跟進我的document，他們一定不及我純熟。

呂明華議員：

這個當然。

李國成先生：

我希望能將我熟知瞭解的事項，把重點告訴他們，免致浪費時間。

呂明華議員：

如果沒有cross-checking的話，那你如何得知他量度和檢查的結果是否正確？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剛才也提及，如果有時間，當然……如果只得兩支bored pile，便可進行多次量度，或即使沒有屬下的話，由我自行量度亦可以。

呂明華議員：

不是，我只想問一句：做了一段長時間工程後(由4月至7月你負責的工程已差不多半年)，你有否嘗試進行cross-checking？即查驗屬下負責的工作？

李國成先生：

你是指量度bored piles的深度？

呂明華議員：

任何一項主要的工序，有否進行cross-checking？

李國成先生：

我最主要是和他們一起進行視察。

呂明華議員：

但沒有做？

李國成先生：

我認為最critical的是深度。例如：當他們量度後，我並不相信而再去量度，這樣情況則從未試過。

呂明華議員：

未試過做任何cross-checking？OK。

主席：

呂議員，或許我就此再跟進一個問題。李先生，你剛才說因為你須與Works Supervisor分工，他在地盤視察而你在寫字樓內須處理其他事務，包括剛才說其他座樓宇所採用的H piles，是嗎？所以你須處理這些工作？

不過，我們的資料顯示，其實H piles在7月前仍未出現。即在7月前，當時D座、E座及其他3座(F座、G座及H座)都採用bored piles，直至7月開始發覺，時間上不容許才.....

李國成先生：

不是，當時仍有一個car park的工程，原本也是採用H piles的。

主席：

其中一項是car park的工程，由於你須負責car park的工程，所以D座及E座則交由Works Supervisor負責？

李國成先生：

因為有那項工程，所以全部testing及物料，也須依照這程序來做，不是說.....

主席：

你剛才說的H piles，主要是指car park的H piles？

李國成先生：

是在初期之時。

主席：

是初期之時？

李國成先生：

是的。

主席：

其他3座的H piles只是在7月份才討論是否轉換，因原先也預算bored piles。是否因為H piles有很多工序，所以大部分關於D座及E座的bored piles監管工程進度的工作，你便交由Works Supervisor負責？這樣的說法，是否大致上可以表達你的意思呢？因為你需時視察H piles。

李國成先生：

我現在不記得是否只視察H piles。

主席：

除了H piles外，還有甚麼要視察呢？你在7月之前應該只負責D及E座，以及現在所說的car park。OK，我們想知道，在2月至7月的階段，你的工作範圍。因為在2月至7月，你只需要做D座及E座，以及現在提及要採用H piles的car park，這一點我們是明白的。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嗎？還有其他事情是要你監管嗎？

李國成先生：

如果沒有記錯，當中可能要教導trainee。

主席：

哪些trainee呢？

李國成先生：

另外，偶爾到舊邨跟進defects，大致是這樣。

主席：

你可否解釋多一點，甚麼舊邨、甚麼trainee呢？

李國成先生：

要跟進以往有些projects的defects，例如跟進外牆石，我可能會花幾天時間，會有這種情況。

主席：

即有數天時間會到其他地盤？因為我們沒有這些資料，所以請你對這情況解釋多一點。

李國成先生：

我不記得是否在該段時間發生，即使沒有這方面的情況，如果時間上是正確的話，當時的工程有D、E座及car park(我不反對這一點)。

主席：

據我們的資料，7月才開始察覺不妥當，因此F、G及H座也可能要轉用H piles，原本應該在7月1日開工，但不知甚麼原因以致不能如期進行，因此延遲了，於是轉了另一種樁。所以據我們的理解，在7月之前理應只要做D、E座及car park。在這段時間的某些日子，你曾到其他舊地盤去check及“執漏”，對嗎？

李國成先生：

我不記得確實日子了。

主席：

你不知道這些工作是在7月之前，還是7月之後進行？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

主席：

我們想多瞭解由2月至7月之間，你是如何分配時間呢？你剛才說因為在寫字樓(或地盤的寫字樓)可能有其他工序要做，包括監察H piles(似乎應該只有car park的H piles，沒有其他座樓宇了)。

李國成先生：

我想主要在查核document方面，時候會較多。

主席：

查核document方面？

李國成先生：

在H piles方面，我們要check圖則及Specification等。

主席：

各位同事還有其他跟進嗎？

何鍾泰議員：

主席，我想多問兩條問題，在2月至7月間，你與下屬主要負責監督地盤工程；是否在每個主要工序完成後，你們便立即去check，根據規格來check工程的質量呢？例如：完成深度後便立即量度深度？

李國成先生：

如果他們說已達到深度，便會要求我們去量度深度。

何鍾泰議員：

在這情況下，他們用ultra sonic來量度樁柱深度，是否他們在灌漿後，你們便立即去check樁的長度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大明白。

何鍾泰議員：

每支樁有4支ultra sonic tubes，然後灌漿、灌注石屎，當他們完成後，你們是否立即去check呢？

李國成先生：

這個不是。

何鍾泰議員：

相隔多久才check呢？

李國成先生：

當完成一批之後，我們才掘開那批樁來檢查。

何鍾泰議員：

是一批、一批做的？

李國成先生：

日後才做。

何鍾泰議員：

一般相隔多久呢？

李國成先生：

相隔多久？我不記得了，應該有數個月時間。

何鍾泰議員：

如果一批、一批地做，要幾個月時間？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就是這樣。

何鍾泰議員：

如果一批、一批地做？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數支樁一起做的。

何鍾泰議員：

正常來說，這是否根據工程監管手冊來做呢？

李國成先生：

Test是需要做的，但是否這樣做法，我不記得了。

何鍾泰議員：

工程監管手冊內，是否說明在灌注石屎後，那批樁要在數個月後才測試深度？用ultra sonic tube來測深度？

李國成先生：

時間我已不記得了。

何鍾泰議員：

OK。沒有其他問題了，主席。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多謝主席。你剛才提及了你的職責及工作範圍，但就時間比例來說，你在工地與辦公室的比例如何？

李國成先生：

這方面我沒有統計過。

李卓人議員：

大約呢？你應該有自己的辦公室，又有工地，你是長時間留駐工地，還是長時間留在辦公室呢？還是一半、一半呢？情況是否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我.....

主席：

你的辦公室是否在工地呢？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

主席：

他的辦公室在工地內。

李卓人議員：

你的辦公室在工地之內？

李國成先生：

例如我做完了document的工作，即使他們沒有request我視察工程，我也會到外面視察一趟，但並非因為他們呈交了form要求我視察，不是這樣的。

李卓人議員：

那麼即你會駐地盤辦公室。當你升為COW之後，你要兼顧兩個地盤，那你如何分配時間呢？

李國成先生：

差不多每天也會到兩個地盤。

李卓人議員：

即差不多每天也有半天時間留在每個地盤？

李國成先生：

差不多吧。

李卓人議員：

你做ACOW的時候，你的上司是陳鉅……

主席：

超。

李卓人議員：

陳鉅超先生。那麼，在你負責的地盤，陳鉅超先生又花了多少時間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也是與我的做法差不多。

李卓人議員：

即一半、一半？

李國成先生：

是，是的。如果有meeting或者開始新工序，他亦會到場視察。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我想詢問工序方面的問題。在證人陳述書中，你說會告知下屬每個工序要監察的事情，例如在灌注石屎的工序上，你如何向他們解釋要特別注意的事項呢？如何監察這工序呢？

李國成先生：

最初我們會check運來的石屎是否符合等級、深度是否正確、間中也會在實驗室抽驗有否做錯了磚。此外，到了實際灌注石屎的位置，亦要留意實際的操作是否正確。但在7時以後，我們便不會監察，只會偶爾抽查。

李卓人議員：

請複述一次，你說第一：你說要看甚麼……

李國成先生：

運來的石屎。

李卓人議員：

要看運來的石屎質素？

李國成先生：

是否符合等級。

李卓人議員：

等級。這是誰人檢查呢？又是Works Supervisor負責的嗎？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

李卓人議員：

那麼，第二項是甚麼？

李國成先生：

第二是察看位置是否正確，看看開始灌注時位置是否有錯，或者有否其他不正確情況。

李卓人議員：

你的意思是指灌注石屎時？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

李卓人議員：

你會看看開始灌注石屎的情況？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以及間中也要到場視察。

李卓人議員：

通常灌注一支樁柱需時多久？

李國成先生：

這地盤往往會過時，我們下班後仍然在落石屎。

李卓人議員：

我知道，不用理會這一點。我的意思是：通常灌注一支樁柱共需要多少時間？

李國成先生：

我相信最少也要6、7個小時。

李卓人議員：

最少6、7個小時？

李國成先生：

如果沒有遇到塞車情況的話(我的意思是石屎車)。我記得差不多每支樁也過時的，需要很長時間的。

李卓人議員：

我不明白與塞車有何關係？我想知道真正灌注石屎至完成這個工序，所需的時間通常多久？

李國成先生：

這一點我無法回答。

李卓人議員：

我的意思是：你不知道灌注石屎所需的時間嗎？

李國成先生：

你指由開始直至完成一支樁？

李卓人議員：

是的，是的。不計算石屎車塞車的時間，這與情況無關。總之石屎車在5時到達地盤，由灌注石屎開始，直至完成一支樁，通常要……

主席：

有不同的石屎車，因為需要數車石屎，因為一支樁可能需要數車石屎才能完成。

李國成先生：

我只能說……

主席：

對嗎？是否正確？

李卓人議員：

解釋是這樣嗎？

主席：

請先澄清這一點。因此塞車的問題亦是relevant，由於下一部車遇上塞車問題而未能到場，那便只有等待，直至石屎車到地盤才能繼續，意思是否這樣？

李卓人議員：

是否如主席所說呢？

李國成先生：

是的，是的。

李卓人議員：

所以時間便很難說。通常需要多少個小時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

主席：

最少要多少時間？假設沒有塞車，每部石屎車也準時到達，即一車接着一車般灌注石屎。

李國成先生：

都要6、7個小時左右。

李卓人議員：

通常6、7個小時。如果一些情況很快，只需5個小時，你會否覺得不尋常呢？

李國成先生：

那要視乎石屎車到來的情況而定。

李卓人議員：

也不感到奇怪？即有些情況只需要5個小時、有時則用12個小時，你也不會覺得有甚麼特別問題？無論是5個小時、8個小時，甚至12個小時，你.....

李國成先生：

在印象中，他們經常會告知我們，石屎車到地盤的情況不暢順，以致延長了時間。所以如果沒有交通阻塞，或石屎廠的order沒有被人分攤，便可能快捷一點，因為石屎車只要到場泊好車尾位置，便可以落石屎了。

李卓人議員：

灌石屎的紀錄是先由承建商的代表填寫，然後由你核實。請問你如何核實他們的紀錄呢？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

李卓人議員：

灌石屎的紀錄。

李國成先生：

是否指summary嗎？

李卓人議員：

我不知道你指的“summary”，即灌……

主席：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紀錄呢？

李卓人議員：

譬如灌石屎需時多久？

主席：

有沒有form要填寫呢？

李國成先生：

我們會抽查某輛車的石屎，如果Works Supervisor已check該輛車，便會夾附一張簽條，證明已經查驗過，做過slump，OK了。至於紀錄方面，承建商會把所有石屎簽條的數量、numbers，以及根據時間的程序來列出一個表，讓我們查驗有否錯誤記錄簽條和計算錯誤等，我們再根據這些資料定下深度，估計他們的quantity有否差異。

主席：

李議員所指的是一份“Concreting Record of Bored Cast-in-place Piles”，你對這種紀錄有印象嗎？或者我讓你看看這些紀錄，好嗎？

李國成先生：

好。

主席：

各位委員，文件編號是SC1-H0194/YCK，夾附在文件倒數第二頁，便是這些紀錄，或者把我這份文件交給李先生參閱吧。

從這裏可以看到有多少輛車到地盤、何時開始灌注、何時完工，以及車的容量(載負多少cubic meters的石屎)，你對這張表格有認識的，對嗎？

其實連續數張表格也是同類的紀錄，你對這些表格有認識的，對嗎？

李國成先生：

這是他們所做的summary，他們集合所有石屎簽條後填寫這份表格，然後加上總數，以便對照是否正確，這並非代表我們去check石屎車的紀錄。

主席：

你看到紀錄的底部有“Verified by”的字眼，然後是COW(Clerk of Works)的簽名。

李國成先生：

是，對的。

主席：

李先生，這是否你的簽名呢？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那麼，你verify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這裏的用字並非太適合，這一點我們也曾討論過的。這裏只是他們提供的summary，我們只是核對他們所入的數字是否正確，並非check該車石屎的quality。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或者……

主席：

李議員，你有這張資料嗎？或者把這份資料也給李議員吧。

李卓人議員：

李先生，我聽到你說verify的意思是：你不是verify質素，你的解釋是這樣嗎？

李國成先生：

是，對的。

主席：

那你verify甚麼呢？

李卓人議員：

你verify甚麼呢？是quantity嗎？

李國成先生：

是指他submit的石屎簽條，是否與這數目脛合而已。

李卓人議員：

你剛才說與深度有關係，對嗎？你可否解釋多一點呢？你說會verify石屎簽條，核對數字後，便可以大約知道深度是否正確，你剛才是否這樣說呢？

李國成先生：

可以對照他填寫的quantity。

李卓人議員：

對照quantity的目的是甚麼呢？是用來check深度嗎？

李國成先生：

可以counter check這一點，即根據bored piles的深度來估計大約需要多少石屎。

李卓人議員：

你有沒有真正計算過那深度的bored piles，大約需要多少石屎，你有沒有counter check過該數量呢？

李國成先生：

我曾經抽樣check過的。

李卓人議員：

怎樣？

李國成先生：

我有抽樣check過。

李卓人議員：

你沒有完全check過？

李國成先生：

我亦有教Works Supervisor如何check這方面的事情。

李卓人議員：

事實上，是否全部check過呢？

李國成先生：

全部check過才交給我簽名。

李卓人議員：

由 Works Supervisor 去 check，然後你簽名？

李國成先生：

大部分。

李卓人議員：

你曾經教你的 Works Supervisor 如何計算該數字，核對是否正確，然後由你簽名？

李國成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所以你簽名時，你相信你的 Works Supervisor 已經計算妥當，然後你才簽名？

李國成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但你有沒有親自計算過是否準確呢？

李國成先生：

我有 check 過。

李卓人議員：

你有 check 過？

李國成先生：

只是抽查，不是逐張核對。

李卓人議員：

是抽查而已。有一份施德論報告(你可能沒有看過)，當中曾評論過，送到地盤的混凝土量與樁柱的長度，理論上多出的數量達11%，請問以你看來，在數量上，這個差異是否正常呢？

李國成先生：

數量多是合理的，因為很多時石屎會被浪費，或者石屎廠提供的總數量不太準確。

主席：

石屎量較多，會否在某程度上顯示了樁柱根本太短，所以所用的石屎量較少，因而多餘了石屎，出現11%的差異呢？你有沒有考慮過有這個可能性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我最多只會懷疑石屎廠方面會否欺騙了石屎量，因為石屎廠有時報 6m^3 ，可能只得 5m^3 ，或者中間是否有其他問題。而且落石屎之後，我們亦沒有發覺四處存放了多餘的石屎。

主席：

你可否解釋如何收集報告來verify.....

李卓人議員：

計算。

主席：

你如何計算呢？你教我們計算，好嗎？

李國成先生：

我們會計算bored piles的diameter，然後乘以深度，再加上bell-out的volume，總和便是了。

李卓人議員：

你用這個方程式計算volume，然後根據volume來查核有多少部車灌注石屎？

李國成先生：

不是，而是……

李卓人議員：

是這樣嗎？看看每部車，例如車尾寫着HG1499……

李國成先生：

應該看看running total，即它最後的數字與我們計算的數字，會否相差太遠。

李卓人議員：

譬如哪個數字？你可否向委員會指出呢？

主席：

你可否根據那份文件……

李卓人議員：

或者提供一個例子，讓我們可以計算及知道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

李國成先生：

在第三頁表第五項最後一欄，這裏有186.3m³，由第一部車加下去……

李卓人議員：

我看不到186……是否即第五項Accu. Vol. of Truck，最後得到186.3的數字？

李國成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這些車輛累積得來的數字，便是186.3m³？

李國成先生：

意思便是這樣。

李卓人議員：

好，你知道186.3m³是指灌注哪支bored pile呢？是BP-5嗎？

主席：

是的，Pile No.：BP-5。

李卓人議員：

上面寫着Pile No.：BP-5。

李國成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即BP-5灌注了186.3m³，你再counter check BP-5有多少meter，然後乘以volume？

李國成先生：

不，這是用來作比較，理論上到達地盤的石屎車數量就有這麼多，有沒有傾倒在地面，或是否足夠，是根據.....

李卓人議員：

但是.....

李國成先生：

是根據石屎車的簽條來計算。

李卓人議員：

接着你用甚麼來counter-check with呢？是否你自己已計算出volume，計算完bell-out呢？例如你計算出volume是50m³，從這裏你能否看出你計算所得的volume呢？這裏沒有嗎？

李國成先生：

這裏沒有的，這裏純粹載列運載石屎車輛的數目。

李卓人議員：

你說你自己另外計算出 volume，你有沒有計算出你所容許的 variation 大約有多少呢？

李國成先生：

沒有。總而言之，數字較它大，就正常了，不致於太過分。

李卓人議員：

最重要的是 186.3m³ 比你計算出來的數目大，那就代表傾倒石屎的數量多了，那便沒有問題；如果數目比計算出來的少了，就代表傾倒石屎的數量少了？

李國成先生：

這樣便成為一個警號。

李卓人議員：

有否出現警號呢？即全部都是正確的？

李國成先生：

沒有印象。

李卓人議員：

沒有印象曾經發生問題？我想問另一個關於監察灌注石屎的問題。很多時在晚上 7 時後你們便不能監察，那你們有沒有方法 check 石屎呢？根據助理合約經理的證供，晚上 7 時你們的地盤人員離開地盤時，可以在當時混凝土的深度上鑿上紀錄，例如直至多深，然後翌日在這個深度以上的混凝土進行 core test，看看其質量如何，是不是這樣做呢？

李國成先生：

你的意思是指 core test 嗎？

李卓人議員：

讓我這樣問吧：晚上7時後，工地通宵灌注石屎，你有甚麼辦法check石屎質素是否理想呢？因為你監察不到。

李國成先生：

第一步是依靠sonic tube進行的test。

李卓人議員：

但sonic tube test是在數月後才進行，而非立即進行，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不錯。

李卓人議員：

所以你們當時的想法……

李國成先生：

當時監察不到。

李卓人議員：

即或者你當……

李國成先生：

只知道灌注的石屎是否注滿而已。

李卓人議員：

“是否注滿”是甚麼意思呢？

李國成先生：

即當時的bored pile是否已注滿石屎，我們只能看表面，因為那是無法check的。

李卓人議員：

你們只可以看表面？

李國成先生：

對，是無法check的。

李卓人議員：

即你們當時只可看到表面，check不到質素，認為check質素是依靠日後進行的sonic tube test。當時是這樣的想法嗎？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並非如助理合約經理所說，在翌日進行core test，你們很少進行core test嗎？

李國成先生：

即使進行core test，也不是在翌日做。要把石屎灌注到一定的strength，才可進行core test。

主席：

即當時是沒有這件事情存在？即當翌日回到地盤，並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嗎？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主席：

即如果要check石屎的灌注情況，是要靠後期進行的sonic test？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當然你要進行5% concrete coring test。

李國成先生：

那個.....不錯。

主席：

對，你要進行5% concrete coring test，但那並非為了在7時後灌注石屎而進行任何core test？

李國成先生：

不是的。

主席：

沒有嗎？當時沒有這件事情嗎？

李國成先生：

只是後來sonic tube，不論怎樣進行都發覺result.....

主席：

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是問：在7時後灌注的石屎，究竟有甚麼方法check呢？當時是沒有方法的，只想待日後才進行sonic tube test，至於是否測試到，則屆時才算，是不是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的。

李卓人議員：

主席，你接着也說有sonic test這件事情，你也知道sonic test tube堵塞了，當時在同事之間，你有否參與討論怎樣補救這個問題呢？

李國成先生：

我、工程師和contractor都一起談過。

李卓人議員：

後來又怎樣？

李國成先生：

所以他們後來agree了core石屎，即在現場core。

李卓人議員：

在core石屎時，你擔任甚麼角色呢？或者，在core石屎的過程，你與你們的駐地盤人員又擔任甚麼角色呢？

李國成先生：

在core石屎時，我們曾向Works Supervisor提及，要監督它所擺放的位置是否正確。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當到達了石芯時(因為我們core石屎，是要證明是否到達了實際的founding level)，要在樁柱最深的位置，取出長度達數百米的core，從而證明石屎已達到最深的深度，那時便要量度深度。

李卓人議員：

怎樣量度深度呢？

李國成先生：

放下量尺。

李卓人議員：

把量尺放下去？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除了量度core外，還要鑽得更深，要量度整個.....

李國成先生：

他要拿出石樣本給我們看，以檢查石屎有否黏着原來樁柱，以證明是從該處取出樣本來，另外還要量度深度，看看是否吻合。

李卓人議員：

你是否要在石樣本上簽署呢？即當core了土芯樣本之後？

李國成先生：

我記得應該是有簽署的。

李卓人議員：

是由誰人簽署的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是由Works Supervisor檢查，就由Works Supervisor簽署；如果由我檢查，就由我簽署。我也不太記得了。

李卓人議員：

你們是否每一條樁也會檢查？

主席：

從頭看到尾？

李國成先生：

地盤人員偶爾也會離開一會兒，這點我不敢說。因為當進行這工序的時候，並非我們一離開，他們便關機。

李卓人議員：

不過你們會為每一條樁進行量度？你可能未必完全監察整個過程，但當他們把每一條樁拿上來的時候，你有沒有看過？

李國成先生：

有。

李卓人議員：

那個時候你一定會看？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然後你會在每一個樣本簽署，對嗎？

李國成先生：

我不敢肯定有沒有簽署。

李卓人議員：

當你們監察完core，後來轉為進行vibration test時，你們所擔任的角色是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Vibration test？

李卓人議員：

對。後來他採用vibration test，沒有採用coring test。

李國成先生：

即第二座轉了？

李卓人議員：

對。

李國成先生：

我們的Works Supervisor會帶領實驗室的人員前往該位置檢查樁柱，Works Supervisor會指示給他看，讓他進行。

李卓人議員：

當該公司完成後，給你們報告，那便再沒有其他工序嗎？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但在進行vibration test時，你們沒有作出特別監察，因為只要該公司找到該位置便可以了？

李國成先生：

即偶爾也會前去看看。

李卓人議員：

看些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看它的位置是否正確。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個在開始時曾問及的問題……

主席：

我想在這裏插入一個問題，然後請你組織你的問題。

李卓人議員：

好。

主席：

李先生，剛才你回答表示：不記得有否在取出來的石屎芯上簽署，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剛才議員曾問你，在98年7月發出有關大口徑鑽孔樁的監察指引內，事實上要求每當取出石屎芯之時，要立即簽署，你知不知道有這個要求呢？

李國成先生：

我記得，但因為之前進行pre-drill時，當時的要求……

主席：

現在談的不是pre-drill了，現在是談sonic test。

李國成先生：

你提起這件事，我便記得應該已要求我的同事簽署。

主席：

你自己有沒有簽署呢？

李國成先生：

我忘記我有沒有檢查過。由我檢查過的樁，我便會簽署。

主席：

你連自己有沒有檢查過也忘記了？

李國成先生：

我記不起了。

主席：

有沒有可能全部都由你的 Works Supervisor 檢查呢？

李國成先生：

可能會的。

主席：

OK，但你當時是否知悉有關要求，即每當取出石屎芯，便要立即全部簽署？

李國成先生：

我已不記得這個要求，因為我剛到地盤時做 pre-drill 的 core，當時的 manual 表示，並不需要簽署的。

主席：

現在不是指 pre-drill，現在提到的是關於7月特別發出的指引。剛才議員也曾問你，那是關於 sonic tube 堵塞之後所進行的 concrete coring，現在說的是98年9月或10月之間的事情。

李國成先生：

那些應該是有簽署的。

主席：

對，如果當時不是由你(李先生)自己進行，那麼你有否吩咐同事(特別是到地盤的Works Supervisor)去進行這項工序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有的。

主席：

應該有，但你能肯定，對嗎？

李國成先生：

其實，在未發出這個指引前，我也主張我的Works Supervisor在檢查完的core上簽署。至於是否像manual般寫得那般清晰，我就不能肯定地回答。

主席：

好，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主席，較早時你經常提到進行量度，那你使用的量尺，是contractor給你們的量尺，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你們自己有否check該把量尺是否標準呢？你們有沒有用自己的量尺去check他們的量尺呢？

李國成先生：

其實當我帶領Works Supervisor並教他時，我曾向他示範，表示用量尺時，一定要用我們的小量尺counter check和抽查它。

李卓人議員：

我不大明白。即你教他時，是有一把“小量尺”？

李國成先生：

不，因為我們本身有一把小量尺，經calculate過，是準確的。我向他們說，例如用該把量尺量度出是40m，正如買布般不斷量度……

李卓人議員：

用小量尺再量度，有cross-check的？

李國成先生：

最少大約也知道不會短了，我曾這樣教他。

李卓人議員：

你曾這樣教他，但你知否他有沒有這樣做呢？

李國成先生：

我問過他們，他們的答案是“有”。

李卓人議員：

剛才我們曾問你另一個關於石樣本的問題。究竟由誰人負責看石樣本呢？即取出來的石樣本？

李國成先生：

當時應該是由Works Supervisor看的。

李卓人議員：

由Works Supervisor看的？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但Works Supervisor是否懂得看呢？由誰教他看呢？

李國成先生：

我也曾與他談過。

李卓人議員：

你曾教他看嗎？

李國成先生：

關於量度孔等事情，即量度深度。

李卓人議員：

不，我不是談這些。我說你已取出sample.....

主席：

取出石芯後，該石芯是由誰檢查呢？是Works Supervisor嗎？

李國成先生：

不是。他只是看着他們取出來，但不是研究它的質量，這要留待工程師檢查。

主席：

留待工程師檢查。

李卓人議員：

事實上，工程師有沒有去檢查呢？

李國成先生：

關於這方面，我不太記得了。

李卓人議員：

不是你負責通知工程師嗎？對嗎？是否由你負責通知工程師去檢查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我在場的時候，就由我通知他。至於你問我是否檢查過石樣本，或是否全部都檢查過，我則不敢肯定。

李卓人議員：

但contractor可否.....即你們通知了工程師去檢查，當工程師檢查後，會不會簽署一些文件表示檢查過，還是其實已經沒有任何程序呢？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記不起了。

李卓人議員：

會否出現一個情況，就是工程師還未檢查過石樣本，你們已經進行bell-out和灌注石屎呢？工程一直進行下去？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李國成先生：

你現在談的是哪個程序呢？

李卓人議員：

我談的是rock head level，當你到達bedrock.....

李國成先生：

剛才不是正在談石屎嗎？

李卓人議員：

不，我現在是談較早的情況。到達bedrock後，你們是否要在bedrock裏拿取sample出來？那是否你剛才說要給PSE看的sample？

李國成先生：

在rock head level嗎？

李卓人議員：

是，在rock head level。即確保它要到達bedrock。

李國成先生：

之前進行pre-drill時，一箱一箱石芯樣本都放在那兒，當時工程師和GE都會看過。是用這方法決定到達哪個level的。我們唯一看的，是拿出一袋石……

李卓人議員：

那是指pre-drill的時候？

李國成先生：

即對照pre-drill的那個……

李卓人議員：

對照pre-drill的那個？

李國成先生：

要對照取出來的東西，是否那類東西。

李卓人議員：

你的意思是在進行bored pile的工序時，你也要去bedrock取石樣本，對嗎？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這工序可能是在晚上進行，然後在翌日早上交給你，對嗎？

李國成先生：

即後期。

李卓人議員：

剛才說可能在翌日早上給你們看，但那是由誰人負責檢驗的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他拿來，通常是給我們的同事檢驗。

李卓人議員：

有沒有說明由誰人負責？即由PSE負責呢？還是由你的同事負責呢？有沒有規定呢？你們是怎樣分工呢？

李國成先生：

如果要同時監察深度、“吹水”，便是由他進行。

李卓人議員：

“他”是誰呢？即PSE嗎？

李國成先生：

即WS。

李卓人議員：

由WS監察？並沒要求由工程師監察那些事情嗎？

李國成先生：

關於這方面，我則不太肯定。

李卓人議員：

怎麼會不肯定呢？我的意思並非是理論上，要由工程師或其他人監察，而是事實上，是由Works Supervisor負責，對嗎？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的。

主席：

是否在翌日早上，由他拿石樣本來給你的Works Supervisor看呢？然後你的Works Supervisor對照在pre-drill時的石樣本，OK與否，都由Works Supervisor決定，若他認為OK，便可繼續進行其他工序，情況是否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雖然檢驗樣本也是一個問題，但最主要是檢查深度，若果OK，才讓他繼續進行工序。

主席：

李先生，我是描述當時的情況，你可否告訴我們，該情況是否正確呢？即承建商在翌日早上(或其他時間)拿石樣本到辦公室，交給Works Supervisor檢查？

李國成先生：

對照一下。

主席：

對照一下，看看OK與否。如果OK，便可以繼續進行餘下的工序？

李國成先生：

對。

主席：

不需要等待工程師來檢查石樣本嗎？

李國成先生：

不用。

主席：

不用。

李卓人議員：

不需要工程師(或由Works Supervisor負責)檢驗，房署就這方面有沒有指示，規定由誰人負責這工作呢？

李國成先生：

這點我不大清楚。

李卓人議員：

如果不清楚，可能是沒有指示。或者這樣說，你根本不知道有沒有指示，對嗎？我想問你另一個問題：李先生，你在填寫1998年6月的地盤進度報告時(編號SC1-H0201/YCK的文件)，在Reasons of Delay一欄內，你寫上“Unexpected soil conditions encountered at Block F”，當時發生了甚麼事呢？你可否解釋一下呢？

李國成先生：

最主要是F座本身採用bored pile，我記得這裏嘗試很多次都沒有progress，他們的解釋好像是怎樣也做不到。當我們計算progress時，是overall地計算，所以便寫上這個理由。

李卓人議員：

但你的意思是他怎樣也做不到，就是因為unexpected soil conditions嗎？

李國成先生：

對，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不知道下面有些甚麼。

李卓人議員：

他是這樣向你解釋嗎？表示因為不知道下面有些甚麼，所以怎樣做也做不到嗎？是不是這樣呢？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但當時曾進行過pre-drill、ground investigation和地質報告？

李國成先生：

有做pre-drill。

李卓人議員：

也有做地質報告，但為甚麼會出現unexpected soil conditions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是專家，我回答不到你。

李卓人議員：

即這個……總而言之……

李國成先生：

我只知道他不斷地做，但最終也放棄，寧願改用H piles。

李卓人議員：

你的意思是他這樣解釋嗎？

李國成先生：

對。

李卓人議員：

但你們沒有特別研究何謂unexpected soil conditions，總而言之，他對你說不行了，你就寫報告表示他這樣解釋，便將這份報告呈交上層，對嗎？

李國成先生：

是經過討論後，才這樣寫上去。

李卓人議員：

與誰討論過才寫上去呢？

李國成先生：

應該是與工程師、Site Agent討論過。

李卓人議員：

即Site Agent與工程師討論，還是Site Agent與你討論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與我討論，我只知道這件事情。

李卓人議員：

即你沒有牽涉在討論的過程中嗎？

李國成先生：

以甚麼形式坐在一起討論，或有多少人一起討論，我則不記得。但曾經提及這件事。我有印象曾提及這件事。

李卓人議員：

好，主席，我的問題到此為止。

主席：

我想問兩個簡短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關石樣本，即你剛才說要拿出來給 Works Supervisor 檢查的石樣本。他認為 OK 便可以繼續進行，工程師有沒有要求檢查那些樣本？工程師有沒有就石樣本給予你們指示，告知你們要怎樣處理呢？

李國成先生：

我想當看第一支樁時曾討論過。

主席：

討論過甚麼呢？

李國成先生：

就是在進行時，怎樣拿取石樣本、怎樣給我們檢查，我們到辦公室向他解釋，怎樣 keep.....

主席：

其餘 35 支，即第一支你就這樣做，那麼其餘 35 支石樣本，工程師有否就這方面給你們任何指示呢？或有否要求檢查？

李國成先生：

應該沒有。

主席：

沒有，OK。還有最後一個關於預鑽孔的問題，李先生也曾數次提及。你知不知道承建商聘請了哪一間公司進行預鑽孔工程呢？

李國成先生：

我記不起了。

主席：

記不起？

李國成先生：

好像是泰昇。

主席：

是Tysan Foundation Limited嗎？

李國成先生：

好像是。

主席：

那你是否知道，是否真的由這間公司來進行工程呢？

李國成先生：

我聽過這個名字。

主席：

但當時是由哪間公司進行工程，你便不知道？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主席：

如果告訴你，事實上是由志成鑽探工程有限公司進行的，你會否覺得奇怪呢？

李國成先生：

我不知道。

主席：

即你完全不知道，你只聽過泰臣的名字？

李國成先生：

泰昇。

主席：

.....Tysan Foundation Limited的名字，但真正是由哪間公司進行工程的，你便沒有考究，對嗎？

李國成先生：

沒有。

主席：

OK，好。那你是否知道工程後來是由志成鑽探公司進行呢？

李國成先生：

不知道。

主席：

到了現在亦不知道？

李國成先生：

現在知道，後期.....

主席：

從哪裏得知呢？何時得知呢？

李國成先生：

.....後期在調查時，有人告訴我的。

主席：

調查時？

李國成先生：

有人調查我的時候。

主席：

有人調查你的時候，對方告訴你，你才知道？

李國成先生：

是。

主席：

OK，好。

很多謝李先生出席今天的研訊。委員會日後若認為有需要，會再邀請李先生到來協助我們。

李國成先生：

好。

主席：

李先生，你現在可以退席，謝謝。

李國成先生：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由於時間關係，現在立即進入研訊的第二部分。

(研訊第一部分於下午5時45分結束)

(研訊第二部分隨即開始)

主席：

請問各位同事，可否盡一切努力，在今天完成第二位證人的取證，如果研訊到了下午6時45分才結束，大家會否反對？

李卓人議員：

我沒有問題。

主席：

有沒有問題？因為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法定人數。我很希望能夠在今天完成第二位證人的取證，否則便需要把這位證人拖到第二天的研訊，這樣便積累太多，不大好了。

向這位證人取證會較簡單，因為他的時段會較短。在這部分我們會向王啟華先生錄取證供。王啟華先生於1998年9月1日至12月19日期間，擔任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的助理工程監督。現在邀請證人王啟華先生。

(王啟華先生進入會議廳)

方向是否正確呢？請秘書協助王先生。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助理工程監督王啟華先生：

這個方向吧，對嗎？

主席：

方向好像有點不正確。

OK，王啟華先生，多謝你出席今天的研訊。

首先，我想指出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依照立法會透過決議案所委派的任務，傳召證人。委員會不會就任何人，包括所傳召的證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作出裁決。如果在委員的提問或者證人的答覆中，提述到法庭尚待判決的案件，並且可能妨害該等案件的話，我作為委員會主席，有權禁止這樣的提述。

本委員會決定所有證人均須宣誓作供，我將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王先生，你可選擇用手按聖經以宗教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式宣誓。請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王啟華先生：

好。

本人，王啟華，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你，王先生。

王先生你曾於2002年1月28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證人陳述書。

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好，多謝你。

我現在宣布上述文件獲接納為向專責委員會出示的證據，有關的文件編號為SC1-H0215/YCK。

王先生，首先我想向你提出以下問題：

有關工程(即現正談及的這項工程)是否你在房署做的第一項工程呢？

王啟華先生：

“現正”是指foundation嗎？

主席：

對。

王啟華先生：

Foundation分為數類，以前我在藍田曾監察過pile cap，來到這個地盤又是監察pile cap，所以有少許經驗，就是這樣。

主席：

即只是監察pile cap的部分嗎？

王啟華先生：

對，我有經驗。

主席：

你在之前的一項工程，是否做大口徑鑽孔樁的pile cap呢？

王啟華先生：

在藍田的地盤，是有進行大口徑鑽孔樁的，剛巧我當時加入房署半年，後來調至該地盤進行拆樓、做pile cap。進行拆樓時我曾負責監管，至於做pile cap.....不，應該是做bored pile時，可能因為Assistant Clerk of Works認為以我的年資，我並不懂得，所以沒有讓我監管，而是由他自己全部監管，所以我對做bored pile並沒有認識。

主席：

是對bored pile和pile cap也沒有認識嗎？

王啟華先生：

不，我對pile cap有認識，因為我當時做完pile cap.....

主席：

你再慢慢說。之前你在藍田曾進行一項工程，那也是大口徑鑽孔樁？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不過你是做pile cap？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至於藍田地盤的大口徑鑽孔樁工程，其餘的工序你都沒有負責，因為你對該方面沒有經驗？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所以你只做pile cap，對嗎？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所以你來到沙田第14B區的地盤，你也只是負責pile cap嗎？

王啟華先生：

因為當我來到後，bored pile已全部完工。

主席：

OK，好。除了做pile cap以外，如果需要牽涉有關樁柱本身的事情，而不是pile cap，你認為你有沒有能力監察這類工作呢？

王啟華先生：

很難說，如果不懂的時候便看manual。每件事情總有第一次，如果第一次我不懂得做，便向其他人詢問。

主席：

OK，好，劉炳章議員。

劉炳章議員：

謝謝主席。王先生，你在9月才上任接替李國成先生，對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你剛上任接手工作時，李國成先生怎樣與你交接呢？例如有沒有任何文件要由你簽收呢？有否一些工序需要由你跟進呢？例如在8月31日那天之後，仍有未完成的工作；當你於9月1日上任接手時，有沒有一些工作尚未完成，交由你當天接手的呢？有沒有這些情況呢？

王啟華先生：

沒有。因為當我一到達地盤時，D座已開始挖泥，做pile cap了。

劉炳章議員：

即完全沒有事情要由你跟進嗎？

王啟華先生：

如果真的有事情要跟進，他會即時告訴我去跟進甚麼工作，不會預先告訴我的。

劉炳章議員：

我想知道：在你上任當天，有甚麼交收手續呢？

王啟華先生：

沒有。

劉炳章議員：

完全沒有嗎？

王啟華先生：

因為我們天天見面，所以不需要預先說明。

劉炳章議員：

完全沒有嗎？OK。剛才主席提及你的證人陳述書，我想就這份文件發問。你說：在遇到困難時，你會諮詢Clerk of Works。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請問：你曾就哪些問題向Clerk of Works請教呢？

王啟華先生：

做pile cap時有很多臨時鐵，他曾向我們提及：在燒焊時，駁接鐵枝時不能燒在永久鐵上，在臨時鐵燒焊則無妨。他曾這樣向我們提及過，所以我有很深刻印象。

劉炳章議員：

甚麼是“臨時鐵”呢？

王啟華先生：

因為pile cap有兩米至3米深，中間部分要用臨時鐵支撐着，這樣才可以讓人通過。

劉炳章議員：

即用“凳仔”(臨時鐵枝)支撐着嗎？

王啟華先生：

對，用“凳仔”支撐着。有些“凳仔”是臨時的，有些是永久的，臨時的鐵枝不能燒在永久鐵枝上。

劉炳章議員：

其實你上任時，不但要做pile cap，之前還有些樁未完成測試，對嗎？

王啟華先生：

我記得當我到那個地盤時，有一支樁正在core石屎。

劉炳章議員：

是。

王啟華先生：

後來當我到地盤巡查看到這個情況時，我對Clerk of Works說有一支樁正在core石屎；後來他對我說：你派Works Supervisor到地盤監看。於是我便派Works Supervisor到地盤監看。

劉炳章議員：

你知不知道是指哪一支樁呢？

王啟華先生：

我記得是在E座，但我不知道實際是在哪個位置。

劉炳章議員：

是在E座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既然E座內還有樁未完成測試，你是否知道在E座內，該88支樁所安裝的超聲波試管之中，有相當多(55支)已堵塞了呢？你是否知道這件事呢？

王啟華先生：

當進行sonic test時，我曾到地盤監察，也曾個別監察他們進行。當時，laboratory對我說有些sonic tubes堵塞了，我說：你要向工程師報告sonic tubes塞了。就是這樣。

劉炳章議員：

是你向他報告嗎？

王啟華先生：

不，當他進行測試時，放下tube去看，發覺有些英泥漿塞了。我說：我也不知道甚麼原因造成堵塞，你照樣做報告，然後告知工程師，由工程師評核應該怎樣做。這事並非由我的職級去衡量怎樣做。

劉炳章議員：

但你怎樣處理這件事呢？你純粹告訴該間……

王啟華先生：

Sonic tube堵塞了，於是便探測不到了，因此便做報告，向工程師report此事。

劉炳章議員：

是由你還是由該間提供？

王啟華先生：

由該間laboratory提供。

劉炳章議員：

由該間laboratory提供的。

王啟華先生：

對了。

劉炳章議員：

這是否正常的手續程序呢？

王啟華先生：

是，因為該間laboratory是由我們委任的。

劉炳章議員：

你指由房署委任嗎？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房署……

主席：

你覺得sonic test並非你的監管範疇嗎？

王啟華先生：

不，我也曾在監管期間到地盤看，即灌注石屎並非由我監管，當時已全部完成……

主席：

不，我是說sonic test的報告工序。

王啟華先生：

該報告並非由我監察。

主席：

不，是該工序。即當進行sonic test之時，你有否在某程度參與呢？

王啟華先生：

不，在灌注石屎時……即在後期進行test時，Clerk of Works安排他來進行test，在進行test期間，我也曾到地盤看。因我從未看過，我要知道那是甚麼。

主席：

即在此之前，你從來沒有這種經驗嗎？

王啟華先生：

沒有。我到地盤去看，瞭解是甚麼事情。聽到他表示有些sonic tubes塞了，我便說：既然堵塞了，你便照做報告，然後向工程師report吧。

主席：

在此之前，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王啟華先生：

沒有。

主席：

如果你在這方面有經驗，你是否應該連這個工序也要監看呢？

王啟華先生：

正常來說，做 bored pile時(即還未灌注石屎前)，如果是放在一起，便應同時監看，因為接駁時要一併監看，盡量做吧。因為燒焊時，即使出現少許縫隙，石屎也會流進去。我們會盡量監看的。

劉炳章議員：

如此大量的試管出現堵塞，你認為是否正常呢？

王啟華先生：

我不知道，因為我從未做過這個工序。我只對他說：要做報告給工程師看，因為我不知道堵塞的原因。

劉炳章議員：

OK，既然你不知道堵塞原因，其實你上任後，也有部分樁要進行取石屎芯測試，對嗎？

王啟華先生：

一支。

劉炳章議員：

好，在取石屎芯測試的過程中，你參與哪部分的工作呢？

王啟華先生：

因為對做 site的來說，我們是由 Clerk of Works安排工作的，Clerk of Works安排誰人做甚麼，他用 Works Supervisor去監管，我

們就相信 Works Supervisor 的監管。我還有其他工序要進行的，當時我正在做其他工作。

劉炳章議員：

你當時正在做甚麼呢？

王啟華先生：

當時我正監看鐵。

劉炳章議員：

正監看鐵，是甚麼鐵呢？

王啟華先生：

是 pile cap 的鐵。

劉炳章議員：

是 pile cap 的鐵？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即有關該支樁的取石屎芯測試，你沒有參與嗎？

王啟華先生：

我沒看過。

劉炳章議員：

完全沒有參與嗎？

王啟華先生：

沒有。我曾向 Clerk of Works report，表示我們正在進行中。

主席：

那麼由誰人監察呢？

王啟華先生：

由 Works Supervisor 去監察。

主席：

由 Works Supervisor 去監察？

劉炳章議員：

Works Supervisor 取得石屎芯後要簽名，那麼後來的報告交到哪裏呢？直接去……

王啟華先生：

是這樣的。完成後是由 laboratory 做報告，並非由我們做的。

劉炳章議員：

不，我指在取石屎芯的過程中，要在石屎芯上簽署，對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你有沒有參與簽署呢？

王啟華先生：

我沒有簽署。

劉炳章議員：

是由誰人簽署呢？

王啟華先生：

由當時監管的人簽署。

劉炳章議員：

那人是誰呢？

王啟華先生：

Works Supervisor。

劉炳章議員：

那個Works Supervisor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當Works Supervisor完成後，怎樣處理從石屎芯取出來的樣本呢？

王啟華先生：

正常來說，他把樣本取出來後，便立即量度深度——現在我是根據manual來說，先拿出樣本，檢查過和量度過後，如果覺得沒有問題，便在core芯上簽署。

劉炳章議員：

你完全沒有參與嗎？

王啟華先生：

我沒有參與。

劉炳章議員：

至於樣本被拿到哪裏、交給誰人，你也不會理會嗎？

王啟華先生：

沒有，我沒有參與。

劉炳章議員：

你也不知道樣本被拿到哪裏去嗎？

王啟華先生：

還是在地盤。

劉炳章議員：

為甚麼你會知道那是在地盤呢？

王啟華先生：

因為我到地盤時，10多箱樣本都已放在地盤了，所有樣本已在地盤。之前已經做了的，都放在地盤，所以我便知道是放在地盤。

劉炳章議員：

把石屎芯樣本放在地盤後，又會怎樣呢？

王啟華先生：

我看見有很多石屎芯樣本，放在我們在地盤的寫字樓對開位置。

劉炳章議員：

不，是怎樣處理呢？

王啟華先生：

用盒裝載着。

劉炳章議員：

之後呢？

王啟華先生：

也是擺放着。

劉炳章議員：

必定是為了某種用途，才會取出石屎芯吧？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那麼，放在那裏又如何呢？

王啟華先生：

把石屎芯放在那裏，留待將來給工程師檢驗。

劉炳章議員：

給工程師檢驗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你完全沒有參與，對嗎？

王啟華先生：

我沒有份參與。

劉炳章議員：

也不需經過你檢驗，對嗎？

王啟華先生：

當時Clerk of Works沒有向我表示要求我檢驗，所以我沒有參與。

劉炳章議員：

Clerk of Works沒有要求你檢驗？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所以你不檢驗了，對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剛才我問你：Clerk of Works在和你交接時，他有沒有告訴你，要監察哪些事情呢？

王啟華先生：

當我到地盤時，地盤內共有6座大樓，兩座大樓已正在打樁，有一座正在做pile cap，另一座正進行sheet pile*，我安排好所有時間來看pile cap、看工字樁……

劉炳章議員：

Clerk of Works有沒有要求你監察pile cap和sheet pile*呢？

王啟華先生：

當時地盤只有我們兩個人，有時由Works Supervisor監察，有時由我監察，由我們兩人監察所有piles。

劉炳章議員：

我知道。他完全沒有與你交接，表示你要監察哪些piles？是你自己選擇看sheet pile*和pile cap？

王啟華先生：

不，當時正在做pile cap工序，當然我要把全部精神都放在那裏。

劉炳章議員：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嗎？

王啟華先生：

這並非我的選擇，而是他曾對我們說的，我們到地盤時，看見有很多pile cap，已經開始扎鐵、釘板了。

* 證人其後澄清應為工字pile

劉炳章議員：

他沒有告訴你，要監看取石屎芯的測試？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那他有否告訴你要監看sheet pile*和pile cap呢？

王啟華先生：

有，當時有看。

劉炳章議員：

有。但他告訴你不用監看石屎芯的樣本嗎？

主席：

是sheet piles，s-h-e-e-t，對嗎？

劉炳章議員：

我知道。

王啟華先生：

不，是工字pile，是監看工字pile。

劉炳章議員：

工字pile？

王啟華先生：

當時只剩下一支，他沒要求我監看，我便沒有監看。

劉炳章議員：

OK。

* 證人其後澄清應為工字pile

主席：

只是一支嗎？

王啟華先生：

我記得當時只剩下一支。

主席：

你是在哪個月份到地盤呢？

王啟華先生：

9月。

劉炳章議員：

9月。

主席：

9月。我們的檔案紀錄顯示，有兩支樁在10月進行 concrete coring test.....

王啟華先生：

我也看過，另外.....

主席：

但你不知道是兩支，你記得只有一支？

王啟華先生：

我再看 report，我記得那支是在星期六進行，可能因為星期六當天是我的短週，所以我不知道。

劉炳章議員：

你說“可能是短週”嗎？

王啟華先生：

星期六可能是我的短週。

主席：

按你剛才所說，你也不太理會那些工序，因為那不是你的工作範疇？

王啟華先生：

對。

主席：

你的工作範疇只包括工字樁和.....

王啟華先生：

Pile cap。

主席：

Pile cap？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其實這只是你覺得罷了，因為這個地盤是你負責的？

王啟華先生：

不，劉議員，不是我覺得。我到地盤時，有很多pile cap正在進行挖泥、扎鐵，我們到地盤，正在進行甚麼工序，我們便監察那些工序。Contractor交給我們request form，我們便到地盤監察那些工序，對嗎？其後我看見有一支樁正在core石屎芯，我便向Clerk of Works表示正在core石屎芯，他便告訴我：你派Works Supervisor去監察吧。我便派Works Supervisor去監察。有時候我們不可能.....即有時候由Works Supervisor監察一些工序，有時候由我監察其他工序，有時候則我們兩人一起監察。

劉炳章議員：

OK。至於pile cap，你主要進行pile cap的工序。你剛才說過：那是樁帽灌注石屎的建築，對嗎？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你做樁帽時，你說你負責作出監察。那麼你監察甚麼東西呢？

王啟華先生：

看鐵。

劉炳章議員：

“看鐵”是指甚麼呢？

王啟華先生：

“看鐵”是指看 spacing、size、有沒有生鏽、尺寸是否正確、lapping等。

劉炳章議員：

除了“看鐵”之外呢？

王啟華先生：

看 formwork。

劉炳章議員：

“看 formwork”是指甚麼呢？

王啟華先生：

看 formwork 是看板間有沒有縫隙、有沒有漏英泥漿、有沒有黏着垃圾、檢查 cleaning、量度 level 和厚度等。

劉炳章議員：

之後便做甚麼呢？

王啟華先生：

之後便灌注石屎。

劉炳章議員：

接着便灌注石屎。在灌注石屎的過程中，你要監察些甚麼呢？

王啟華先生：

要監察着灌注石屎的過程。

劉炳章議員：

監察着灌注石屎的過程。

王啟華先生：

監察着它震盪得是否良好，有沒有偏在一邊，若偏在一邊，會引致整個pile cap倒塌。就是這樣看着他灌注石屎，看着他是否horizontal地灌注石屎。

劉炳章議員：

灌注一個pile cap，需時多久呢？

王啟華先生：

需時一整天。

劉炳章議員：

需時一整天。那麼你是否監察着整個工序呢？

王啟華先生：

假設9時開始灌注石屎，在9時左右，開槽時我便監察，直至大約10時至11時我便會進來喝杯茶，因為他要繼續灌注石屎，直至2時左右，我會再出去看一看。

劉炳章議員：

看一看？

王啟華先生：

看一看它。

劉炳章議員：

你是否監察着它，直至石屎全部灌注才.....

王啟華先生：

視乎時間。如果在7時前也全部灌注完了，我會全部監察。

劉炳章議員：

在這個地盤裏，有沒有在7時後灌注石屎的情況呢？

王啟華先生：

有。

劉炳章議員：

有。關於7時後才灌注的石屎，你們採取甚麼制度來保證日後的質素呢？

王啟華先生：

我記得當第一次7時以後才傾倒石屎時，我們曾告訴工程師，他們說core石屎芯，即core出來看看石屎的厚度是否OK，之後拿去進行test。

劉炳章議員：

是在何時做core呢？

王啟華先生：

28日之後。

劉炳章議員：

28日之後，即當整個樁帽的石屎灌注完畢？

王啟華先生：

7時後的石屎.....

劉炳章議員：

7時後的石屎。你是怎樣灌注石屎呢？是一層層地、還是垂直地灌注呢？

王啟華先生：

一層層地灌注。

劉炳章議員：

一層層地灌注。即當你取石屎芯時，只抽取面層嗎？

王啟華先生：

不，是一直core至底部。不可能只core一半，因為我們不能這麼詳細地知道情況，一般會core至底部，順帶check它震盪得是否良好。

劉炳章議員：

在7時後讓他繼續工作，你曾經說有，對嗎？

王啟華先生：

對。

劉炳章議員：

其實你也容許他們繼續工作，對嗎？

王啟華先生：

不是我容許。在7時後他繼續灌注石屎，我也沒有辦法，不是我容許的。

劉炳章議員：

為甚麼沒有辦法呢？

王啟華先生：

因為進行pile cap時不可以停止的，要繼續灌注石屎直至完工為止，不能中途停止，中途停止工序並非我們的責任，我們只有向工程師report，表示於7時後承建商繼續灌注石屎，就是這樣。

劉炳章議員：

但噪音管制法例於7時後開始生效，你知道承建商犯法，也讓他繼續工作嗎？

王啟華先生：

不是我犯法，我是受指使。我的意思是：我們的manual——即我們的上——層向我們表示，當灌注石屎至7時，我們便要離開地盤，於是7時後我們便離開地盤。

主席：

王先生，你是否知道大約於7月期間，已批准你們的地盤員工可於7時後工作和claim OT呢？你是否知道這件事呢？

王啟華先生：

我不知道。

主席：

就承建商於7時後繼續工作，你有沒有與工程師討論過呢？

王啟華先生：

有。我們曾發出site memo，向工程師提過。

主席：

有否提及要求向你們的員工發出OT？如果有OT，你們的員工會否願意繼續工作呢？

王啟華先生：

會。

主席：

有沒有提及要求申領OT這件事情呢？即要求批准於7時後繼續工作？

王啟華先生：

我不知道，因為7時後我們便離開地盤，至於7時後是否批准繼續工作，我不清楚。因為我在上一個地盤也是這樣工作，到7時所有人都離開。

主席：

你會否覺得奇怪，大約7月期間，已批准7時後工作，是可以claim OT allowance，但你們駐地盤員工卻沒有收到這個信息？

王啟華先生：

我不知道，因為我9月去……

主席：

不。你會否覺得奇怪？

王啟華先生：

我不清楚，因為如果我知道的話，我一定會留下來。

主席：

換句話說，如果有OT，你們必定會留下來？

王啟華先生：

是的。如果有OT，上級批准我們7時後繼續留下來，監察落石屎，我們必定會留下來。如果我們不知道可以這樣做的話，我們不會留下來。如果知道，必定會留下來，不知道又怎能留下來呢？

主席：

OK。我們可否假設：由於你們沒有收到信息，表示可以claim OT，所以7時後便沒有人留下來？

王啟華先生：

我沒有收到，我不知道。

主席：

是否這樣？結論是否這樣，王先生？

王啟華先生：

我……

主席：

最少由你9月在這地盤工作開始。

王啟華先生：

是，我9月便到地盤工作，知道7時後是沒有OT，在7時之前，我們要離開，就是這樣。我們所知道的信息就是這樣。

主席：

好。

劉炳章議員：

28天後你取石屎芯樣本。在取石屎芯的過程中，你擔當甚麼角色？

王啟華先生：

我看着他core出來。

劉炳章議員：

你看着他core。是否整個過程你也有監看？

王啟華先生：

通常開始時，我看着他core。中途我會離開一會兒(例如去喝杯茶)，直至差不多完成，我便會出工地看看，整條芯取出來看。

劉炳章議員：

整條芯要core多久？

王啟華先生：

視乎厚度而定，有些可能要兩、三小時。

劉炳章議員：

我主要是問：中間的大cap？

王啟華先生：

Out cap？很多時要數小時。

劉炳章議員：

多少個小時？

王啟華先生：

忘記了。

劉炳章議員：

但你是……即你是……

王啟華先生：

開始時是看他取core。

劉炳章議員：

直至完畢為止，不會隔夜？

王啟華先生：

不會隔夜。

劉炳章議員：

不會隔夜？

王啟華先生：

是，因為pile cap在面層，可以看到。

劉炳章議員：

那麼取石屎芯的位置及取多少個石屎芯，是由誰人來決定？

王啟華先生：

由工程師決定。

劉炳章議員：

由工程師決定？

王啟華先生：

是，因為關於core方面，通常是在7時後施工的部分才做core，是由工程師決定，不是我決定。

劉炳章議員：

在大cap中，你取了多少個石屎芯？

王啟華先生：

我記憶中，好像是一支。

劉炳章議員：

取了一支？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最終測試是有否問題？

王啟華先生：

是OK、沒有問題的。

劉炳章議員：

最終是沒有問題？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做完cap之後，再做甚麼工序？

王啟華先生：

做完cap之後，便做starter bar，看看concrete的finishing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便back fill(回泥)，之後便做下一個工序。

劉炳章議員：

回泥後，便完成了？

王啟華先生：

是。

劉炳章議員：

接着呢？

王啟華先生：

做完test便完成了，完成coring便完了，最重要是test石屎有沒有問題。

劉炳章議員：

回泥的工序，是在石屎芯報告出了之後做，還是之前做？

王啟華先生：

回泥是個別的，旁邊的無需待發出報告，也可以做。

劉炳章議員：

面層呢？

王啟華先生：

面層還未可以。面層尚不能回泥，要先交給下個contractor量度starter bar的尺寸，量度dimension等，要完成量度才收貨。

劉炳章議員：

但特別在D座和E座，上層的回泥工序，是在石屎芯報告出了之前抑或之後進行呢？

王啟華先生：

仍未可以回泥的，必須先交給下個contractor，才可以回泥，因為這是由下個contractor做。

劉炳章議員：

即這個承建商是無須在cap面上回泥？

王啟華先生：

是，只需要在旁邊回泥。

劉炳章議員：

主席。

主席：

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

主席，我只想問清楚：王先生，你和你同事，即另一名上司如何分工？雖然你剛才說：你只是負責看pile cap。

王啟華先生：

是。

陳鑑林議員：

是否真的不理其他？

王啟華先生：

不是。當時我們去到地盤，D座和E座開始做pile cap，F座、G座和H座做工字pile，我是與Works Supervisor一起進行監督，因為當時各樣工序也要監察，誰有空便由誰負責，就是這樣。

陳鑑林議員：

在地盤時，你們大家每天經常見面的嗎？

王啟華先生：

是。

陳鑑林議員：

你是否有困難？即在工作過程中，有沒有些甚麼特別事情，你清楚記得曾與他商討？

王啟華先生：

沒有甚麼特別事情。

陳鑑林議員：

沒有甚麼特別事情？

王啟華先生：

只提過要留意有關鐵的問題。

陳鑑林議員：

是。

王啟華先生：

並沒有其他問題。

陳鑑林議員：

整項工程，據你所知是誰承建的？

王啟華先生：

到了工程後期，有個 Director 到地盤接收時，換了 sub-contractor，我才知道，原來是亞太接來做，即再交回亞太做，之前我並不知道。該間公司……我一直以來也以為是由亞太做。初時我不知道是由會漢做。

陳鑑林議員：

是哪一個 Director 落地盤？

王啟華先生：

因為後期工程進度慢了，亞太的Director時常落地盤開會。後期(差不多到了9月尾)聽他們的Site Clerk說，他們的地盤要交回亞太，那時我才知道是由會漢做。因為當時轉判頭(即轉釘板判頭)，那時我才知道，最初我以為是由亞太做。

陳鑑林議員：

那時大約是何時？

王啟華先生：

是9月初。

陳鑑林議員：

即實際是你上任時才知道，對嗎？

王啟華先生：

我上任時並不知道是由會漢做，到了大約9月20日之後，因為工程的進度慢了，聽說他們的Director大約在9月20日到地盤，看到工程進度慢了，於是後來轉換了判頭，那我才知道亞太要收回地盤來做，就是這樣。

陳鑑林議員：

那時你才知道一向並非由亞太做，是由會漢做？

王啟華先生：

對。

陳鑑林議員：

那你知道這件事後，有否告訴你的上司呢？

王啟華先生：

上司？我當時並不清楚他們是否知道。

陳鑑林議員：

其實，當時你們並沒有……

王啟華先生：

因為當時我們的工作，並不注重由哪個判頭做，我們只注重誰人邀請我來監督扎鐵和釘板的工序。因為正式的工作是，扎鐵有扎鐵的判頭、釘板有釘板的判頭；工作是分開的，而會漢純粹只是負責management。

陳鑑林議員：

即實際你們做地盤監管工作的，也無須理會由哪一間公司做？

王啟華先生：

不。不是不知道.....

陳鑑林議員：

總之，有人自認是main contractor，便可以了，對嗎？

王啟華先生：

不是這樣的。我看信件是亞太發出的，便當作是亞太做。

陳鑑林議員：

即實際是誰做，你不知道、也不理會？

王啟華先生：

亞太再分判扎鐵給哪個判頭，即再specialize，我們只知道其名稱，而不需要知道是否.....因為亞太沒可能負責整項工程的，對嗎？

主席：

你知道負責扎鐵判頭的那間公司？

王啟華先生：

扎鐵是有扎鐵判頭的。

主席：

你會知道其名字的，對嗎？

王啟華先生：

是的，但現在記不起。

主席：

那些名字你會知道，但反而會漢的名字，你卻沒有聽過？

王啟華先生：

當時的工程是這樣的：我是由contractor的代表邀請我們去監督扎鐵，於是我們便到地盤監督扎鐵，就是這樣。

陳鑑林議員：

主席，我沒有問題要問。

主席：

好，各位同事，是否仍有其他問題？

王先生，由9月至12月，你在這個地盤工作期間，整個過程你有否覺得有些不尋常之處？還是，也是一般情況，完全沒有問題？

王啟華先生：

它的management較差一點。

主席：

誰的management較差一點？

王啟華先生：

Contractor的management。

主席：

大約在9月20日之後，改由亞太擔任contractor，對嗎？

王啟華先生：

9月初至9月20日之前的management，並不太好。

主席：

9月20日之前是……你現在知道有間叫會漢？

王啟華先生：

是，它們的management並不太好。9月20日之後，當亞太接回來做之後，我覺得它的management好了點，以及亞太派多了一名，好像……

主席：

你說不好，是指在9月20日之前並不好，在9月20日之後，亞太接回來做，情況便改善了？

王啟華先生：

好了點。因為當我們有問題，也可以向他們說。

主席：

之前沒有人可以說嗎？

王啟華先生：

是這樣的：他們要求我們監督，便完全依賴我們，即有甚麼問題……由於他們的QCE並非時常在地盤，所以很多事情我們也很勞氣，要向他們提出、要我們即時發現，因為沒有負責人監督。

主席：

這情況大約發生在9月20日之前，由亞太接管之後，便沒有這問題？

王啟華先生：

對，好了點。

主席：

如果你們想找人說，也可以找到？

王啟華先生：

他們有個好像是Engineer的人。

主席：

有個Engineer？

王啟華先生：

好了點，可以對他說。

主席：

甚麼Engineer，是否記得？

王啟華先生：

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是個年青人。

主席：

不，是甚麼Engineer？

王啟華先生：

Structural Engineer。

主席：

Structural Engineer。

王啟華先生：

總之是Engineer，好了點，可以向他說，他亦會做些action。

主席：

是，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

王先生，你剛才說：在地盤工作有時也很勞氣，究竟你在哪一方面發覺，有很多事情也很勞氣，但你投訴無門，又無辦法解決？

王啟華先生：

通常他們要求我們去監察，但很多時未準備好便要求我們去，例如扎鐵，鐵尚未扎好也要求我們去驗收，驗完後叫他們做，他們又推三推四，直至我們表示不讓他落石屎，他們才進行扎鐵，所以很勞氣。

陳鑑林議員：

你說“扎鐵”是指甚麼方面？

王啟華先生：

Workmanship。

陳鑑林議員：

是指workmanship方面？

王啟華先生：

例如在清潔方面，他們未清潔妥善，便要求我們去檢查，總而言之，他認為ready了，便要求我們去看。當我們到現場，即發覺很多不妥善地方，要斥責他們種種問題，總而言之，十分勞氣。

陳鑑林議員：

根據你在地盤的經驗，你是否覺得這個地盤令你特別勞氣？

王啟華先生：

不是，現時很多地盤也是這樣的。不過，在那個階段，是特別勞氣而已。

主席：

各位委員，是否仍有其他問題想向王先生提問？如果沒有，我們很多謝王先生出席今天的研訊，如果日後委員會有需要的話，會再邀請王先生到來協助我們。王先生，你可以退席了。

王啟華先生：

好，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我們今天無須開閉門會議，因為要討論的事項，已在較早前的閉門會議內討論過，多謝各位出席。

(研訊於下午6時18分結束)